

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 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¹

江柏煒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副教授

閩粵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僑鄉，海外移民及歸僑眾多。華僑的出洋主要是經濟上的因素，他們匯款返鄉支持了家鄉家眷生計、教育、公益、實業等層面的發展，促成了僑鄉社會的近代化。

在昔日交通不便捷的情況下，海外僑居地與僑鄉之間的聯繫，經常必須仰賴僑刊或鄉訊的報導。這些刊物一般由各僑鄉宗族所辦，刊行於海外，讓華僑得以了解家鄉動態與相關事聞。不過由於國共戰爭、文化大革命之故，多數僑刊沒有保存下來。

本文擬以保存完整的僑刊福建金門珠山《顯影》(Shining)為例，一方面深入分析 1928 至 1949 年間(1937-45 年間因戰爭停刊)《顯影》(共二十一卷)史料，一方面也從刊物內容中理解 1920s-40s 年代金門社會生活、治安狀況、海外鄉僑事蹟、僑匯經濟、實業發展、政治時局、文化變遷等主題。最後，進一步探究《顯影》的史料價值及其侷限，說明其對於僑鄉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詞：金門、僑鄉、《顯影》、僑刊

收稿日期：93 年 3 月 26 日；接受刊登日期：93 年 8 月 27 日

1 本研究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計畫編號：92-2415-H-507-001)，特此致謝。同時，感謝學報兩位匿名評審給予的指正，惟文中若仍有誤謬之處，由作者負責。

一、僑刊、鄉訊運用於僑鄉研究的可能性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上半之間的海外移民，以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的閩粵人口佔絕大多數，他們所開啓的僑鄉社會近代化歷程（modernization），從社會史及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具有高度的研究價值。

金門亦為重要的僑鄉，但有關其社會文化變遷之系統性研究，尚未受到廣泛的重視。而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由於長期政治上左傾的因素，在改革開放以前，華僑議題可是不可碰觸的禁忌，相關的建築及文物的保存也不甚理想。與整個閩粵沿海的僑鄉相較，金門雖為蕞爾小島，亦經歷過軍事統治與戰地政務時期（1949-1992年）²，但島上仍有相當豐富的民間史料，如保存了豐富的僑資聚落與洋樓、完整的《顯影》（Shining）僑刊、外洋文化影響的生活方式及語言習慣等，加上現在仍與僑居地之間的親族有密切的聯繫，使得金門成為近代僑鄉研究重要的田野基地。

僑刊或鄉訊，是近代僑鄉社會因與海外僑居地聯絡不易、信息閉塞而產生的一種出版品。一般乃是由海內外鄉僑募款支助，由家鄉的讀書人來編撰，定期出版後寄往僑居地。內容往往報導了僑鄉的各種事務、社會動態、親族消息，甚至會針對特定事件加以評論，是華僑家族、社區聯繫的重要管道。因為記載了各種訊息，僑刊成為我們瞭解僑鄉社會生活、經濟聯繫、家族組織、教育啓蒙、文化價值觀、建築史等主題之重要史料。

近代僑刊的創辦，以地域來說，廣東、福建僑鄉佔絕大多數，北方則以與南北韓、日本關係密切的山東較多（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等編，1990：154-156；可兒弘明，1995：243）（表1）。³ 1991年，《僑史研究十年》統計了各

2 民國四年金門設立縣治。三十八年福建省政府遷島上，國軍於金門設防衛司令部。三十九年三月改為金門行政公署，四十二年二月恢復縣制。民國四十五年實驗戰地政務，設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卷一〈大事志〉，1992，頁104-105）。直到民國八十一年（1992年）11月7日才解除戰地政務體制。

3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會編，《華僑研究十年》，北京：華僑出版社，1990，頁154-156；可兒弘明、游仲勳編，《華僑華人》，東京：東方書店，1995，頁243。

地的僑刊、鄉訊時，共發掘了 171 件，其中廣東有 129 件（佔總數之 75.4%）、福建 27 件（佔總數之 15.8%）、湖南 2 件、湖北 2 件、浙江 5 件、海南 4 件、山東 2 件（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等編，1991: 155-162）。⁴ 不過文中並未進一步指出僑刊、鄉訊的保存狀況，也未計算金門各村的僑刊。根據我在田野調查中得知，由於戰亂及文化大革命，除廣東《新寧雜誌》及福建金門《顯影》月刊等少數僑刊外，多數保存不佳。

表 1：中國各省僑刊、鄉訊的發行

省份	種類	省份	種類
廣東	129	山東	2
福建	27	湖南	2
浙江	5	湖北	1
海南	4		

資料來源：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會編，1990：154-156。

僑刊創辦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僑匯，以宗族創辦的刊物為最多，其次才為全縣、全鄉性或僑辦學校的刊物。根據學者的統計，抗戰以前廣東台山約有 63 份僑刊，比較著稱的有 1909 年的《新寧雜誌》及 1910 年譚姓宗族所出版的《光裕月刊》（鄭德華、吳行賜，1982：456）。1919 年開平與新會也開始創辦僑刊，至 1920-30 年代，台山、開平、新會、恩平、鶴山等地合計約有 100 份僑刊，其中以台山、開平最多。在 1949 年以前，廣東台山已有 115 份僑刊，其中全縣性的有 15 份，全鄉性的有 16 份，族刊有 61 份，校刊有 23 份（陳山鷹，1990：41）。開平僑刊情況亦同，吉原和男統計了 1949 年之前的多份重要僑刊（表 2）。

相對於廣東，福建的僑刊尚缺乏完整的研究。以目前所得的資料，主要以學校刊物為主，如 1921 年 10 月集美學校的《集美周刊》⁵、金門各校的僑

4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中國華僑歷史研究所編，〈各地僑刊鄉訊一覽表〉，《僑史研究十年》，北京：華僑出版社，1991，頁 155-162。

5 陳嘉庚所創辦的集美學校，1920 年 10 月曾由范毓桂主編《校友會雜誌》（不定期）1 冊，發表了一些該校概況及校友的文藝作品。1921 年 1 月 1 日，又由范毓桂及黃鴻翔主編《校友

表 2：廣東開平縣境發行的僑刊、鄉訊

誌 名	所屬鎮	姓 氏	創刊年	文革後復刊年
茅岡月報	百合	周、方	1919	1984
樓岡月刊	長沙	吳	1921	1980
新民月報	蜆岡	周、黃、敖	1922	1981
開平明報	全縣		1922	1981
教倫月報	赤坎	司徒	1924	1989
五堡月刊	赤坎	譚	1925	1988
光裕月報	赤坎	關	1925	1983
譚溪月報	塘口	謝、關	1927	1981
澄溪僑刊	長沙	譚、李	1927	1983
裏謳月刊	塘口	周	1928	1984
古宅月刊	塘口	方	1928	1984
小海月刊	赤坎	鄧、張、司徒、余、譚	1935	1981
沙岡月刊	水口	張	1935	1981
思義月刊	沙塘	勞	1937	1983
長塘月刊	赤水	13 姓聯合	1941	1984
護龍月刊	赤坎	鄧	1947	1981
開僑中學 校友通訊	長沙		1984	1983
百合僑刊	百合	胡、黃、周	1981	
龍塘月刊	水口	何	1985	
波羅僑刊	長沙	周、梁	1986	

資料來源：吉原和男，1996: 81。

會旬報》(旬刊)，發表該校消息及校友文藝作品共 4 冊。1921 年 10 月 1 日，《集美周刊》第 1 期出版，以陳聯璧為出版主任，以王鐘麒為編輯主任。它的宗旨是：「傳佈消息、研究學術、發表意見、交換知識」。《集美周刊》自創刊後，自國內外公開發行，歷經 29 年，至 1951 年 7 月停刊，共出版 815 期。其中，曾於 1923 年聘錢穆為《集美學校季刊》總編輯，蘇鑒亭為《集美周刊》總編輯(周日升主編，《集美學校八十年校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頁 18-19)。

刊，但因為鄉庄地區的學校多為宗族所辦，故兼有鄉訊的功能。

僑刊、鄉訊發行的時間，多數集中於 1920-30 年間，且於中日戰爭（1937-45 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76 年）期間兩度被迫停刊，直到 1980 年代陸續復刊。福建金門則因 1949 年之後成為戰地，僑刊、鄉訊遂畫下句點。

福建金門從 1920 年代起，已不少聚落均辦有僑刊或通訊，如水頭金水國小校刊的《塔峰》月刊、⁶ 歐厝歐陽氏的《獅聲座談》、古崗董氏的《古岡月刊》、珠山薛氏的《顯影》等；或金門社團所辦的刊物，如金門建設協會創辦的《浯江月刊》⁷；甚至是海外金僑創辦的刊物，如星洲的《浯聲月刊》⁸，風氣相當興盛。1937-45 年間，幾乎所有僑刊因戰爭而被迫停刊。1946 年之後的和平時期，許多老僑刊紛紛復刊，新辦的新聞報又如雨後春筍創立，有黨國政治組織設立的刊物，如《浯島風訊》⁹、《金門導報》¹⁰、《浯青》¹¹、《新

-
- 6 《塔峰》目前僅由金門水頭黃啓政先生保存了唯一的一期：四卷三期（1949 年 2 月、4 月號）。
 - 7 根據《顯影》十卷第二期（1934 年）、十七卷第四期的記載（1946 年），《浯江月刊》創辦於 1934 年，由吳緘三先生主編；另外《金門縣志》〈大事志〉記載：「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日，金門建設協會成立，選出許允楫、洪朝煥、薛福緣、林燕貽、顏臣宇、許允選、薛永黍、林策勳、陳天放等為執委」（1992，頁 146）。不過，《廈門華僑志》記載：1947 年印尼華僑王尙志在廈門創辦《浯江月刊》，吳紫金（緘三）任主編，專門報導金門鄉訊，設址於廈門水仙路安樂旅社內，出版一年多停刊（廈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廈門華僑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頁 239-240）。這裡以《顯影》記載為準。
 - 8 由星洲青年金僑所成立的浯聲勵進社（1929 年成立）於 1934 年創辦，聘請星洲總匯報記者薛前壁（淡菊）擔任總編輯，蔡永樹、翁永教等人為編輯助理，「以溝通海內外金人情感消息，指陳桑梓興衰革弊事宜為主旨，專門刊載一切有關金人福利之評論、新聞」（《顯影》十卷二期，1934）。
 - 9 《浯島風訊》由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謝玄石主編，內容注重本島新聞及團務報告，分發範圍各地青年團及南洋金僑，為十日刊，逢三出版，擁有讀者七八千名。出版至第七期，（主編）調集美，由蕭書記治鄂繼續編印，因登記名義與通訊社相混，改為「浯島風」（〈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 年）。
 - 10 《金門導報》為縣府工作報告刊物，由李秘書增玉主編，創刊號於 1945 年九月十五日出版。該刊為季刊，出版內容除政治工作外，有本島大事記，讀者以本島海外華僑為對象（〈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 年）。
 - 11 《浯青》為青年團第一區隊純文藝壁報，出版數期，因種種關係，即已停刊（〈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 年）。

月》¹²，亦有民間成立的《金山月刊》¹³、《古甯校刊》¹⁴、《瓊林小學校刊》¹⁵等。不過，除《顯影》外，1949年以後其他僑刊保存下來得極少。

以僑刊作為史料之研究論文出現很晚，且不多見，最早注意到這批資料的重要性者為鄭德華、吳行賜於《華僑論文集（第一輯）》中所發表的〈一批有價值的華僑史資料〉（1982）。這篇文章介紹了目前所知之最早的廣東台山僑刊《新寧雜誌》（1909年創刊，時值美國排華運動達到頂峰之際），考察了舊中國僑鄉社會狀態，探討華僑出國的原因，以及華僑家庭的經濟、生活狀況，並強調華僑的愛國愛鄉精神。陳山鷹（1990）整理了廣東僑刊發行的概況，並以此指出僑刊在海外華人社會所扮演的功能。日本學者吉原和男以廣東開平塘口鎮裏謳鄉（裡村、仲和、昇平三村）的《裏謳月刊》為例，撰寫〈僑刊・鄉訊を利用した僑郷研究の可能性〉（1996），文中介紹了「裡村閱書報社」於1929年創辦的《裏謳月刊》（前身為1928年的《革進月刊》）始末，並從刊物所揭露的內容中分析了三鄉的人口狀況與連鎖移民機制，並討論開平裏謳鄉華僑移民北美的因素、歸僑的貢獻、宗族聯繫等主題，同時也整理了因日軍侵華、國內內戰及文化大革命三度停刊、1984年再度復刊的過程，並從復刊所載內容，討論了改革開放後僑鄉人民新一波的出國狀況。筆者的博士論文（2000），也曾應用一部份《顯影》史料作為了解僑鄉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的課題。¹⁶ 由此可見，各地僑刊的確是值得重視的民間史料。

本文即以《顯影》的二十一卷為研究對象，檢視其中所呈現之僑鄉金門的社會生活、僑匯經濟、海外鄉僑事蹟、政治時局、文化變遷等；另外，指

12 《新月》為女青年區隊壁報，為金門婦女界喉舌，出版三期，該編輯顏暮影女士出國即行停刊（〈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13 《金山月刊》為官裏村官山小學校刊，於1946年元旦日創刊，由廈門大道印務公司承印，編輯為該校校長董漢榮（〈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14 《古甯校刊》，金門教育界人士李觀闌先生籌備出版（〈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15 瓊林小學在蔡曉東先生返國後準備復校，該校校刊由蔡維和編輯（〈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16 江柏煒，《“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1840s-1960s）》，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論文，2000。

出僑刊、鄉訊史料應用於僑鄉研究的重要性。期能以系統性的學術研究，充分瞭解僑鄉社會及其文化變遷。

二、《顯影》月刊的創辦與發展

(一)《顯影》月刊的發行

《顯影》創刊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九月，為福建金門珠山薛氏宗族所辦之僑刊，由畢業於福州英華書院、曾執教於菲律賓宿霧中華中學、鼓浪嶼養正小學的薛永乾，以及經商致富於菲律賓岷答那峨依里岸（又稱衣理岸，Iligan, Lanao）的薛永棟（又名福緣）支持。《顯影》之得名是由薛永棟有一天在暗房沖洗底片時所得到的靈感（李金生，1998：47）。¹⁷

《顯影》創刊初期由薛丞祝（筆名承爵）、薛永麥（筆名施伍）主編，第八卷後為薛健椿（筆名澤人）主持。初為珠山小學校刊，報導珠山鄉訊，兼有浯島（金門明初以前稱浯洲）新聞。經費多向南洋華僑及歸僑籌募。在資訊傳播不易的當時，《顯影》的發行，廣受南洋金門鄉僑歡迎。

1937-45年間日軍侵華，金門被軍事佔領，《顯影》被迫停刊。¹⁸勝利後，隔年復刊（1946年），由畢業於廣西大學的薛崇武（筆名魯魚，薛永棟之子）主編，著重全縣地方新聞，每月發行數百份，免費送閱南洋群島各地，《顯影》影響力更為提升。¹⁹1949年古寧頭戰爭爆發，《顯影》月刊劃下句點，至今未曾再刊。

《顯影》雖名為月刊，一般來說是雙月出刊，每卷有六期。不過，並非每期均能順利出刊，除受到戰爭的影響外，募款的多寡也決定出刊的期數。

17 不過，李金生在《雞庵山頂談珠山歷史》一書中將薛永棟（福緣）誤為薛永浪（金門：金門縣政府印行，1998，頁47）。

18 停刊期間，薛永棟在日軍高壓統治下，仍私下記錄了當時的時局，寫下〈八年滄桑錄〉一文，提供後人了解日本軍佔時期的金門社會。

19 《顯影》主編均為當時金門重要文人，如薛永麥為旅菲經營航業及土產（芳成行）的華僑薛如崗之次子，畢業於廈門大學（社會系），善油畫，名馳星馬（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金門縣華僑志》，1961，頁188-89）。抗戰勝利後的和平時期，薛崇武主編亦畢業於廣西大學，民國三十七年倡議興建「珠山小學」新校舍，並出任校長，投入社會啟蒙與教育數十年。

珠山小學及《顯影》的維持，均仰賴海外募款，若有延遲即有影響到辦學及出刊。²⁰ 1929年4月至7月一度停刊，至1930年11月才又發刊，這段時間由施伍主編、以文藝創作爲主的《新村月刊》（共發行五期）代替；²¹ 又如1931年5月發行第四卷後，停刊至8月才有第五卷。1946年之後的復刊，由於物價年年高漲，印刷數量又增加甚多，大大提高經營成本，經營相當困難。²² 總計《顯影》發行二十一卷，各期發行情況整理於表3。

表3：《顯影》月刊發行情況

卷數	發行時間	主編	當期撰稿者 ²³	主要內容	頁數 ²⁴
第一卷 (上)	民國十七年九月至十八年一月	薛承祝、施伍(薛永麥)	薛承祝(承爵)、施伍、本東、惕齋、冬日、章五、珠山小學生等	創刊詞、論著及論壇、鄉聞、浯島新聞縮寫、調查(各統計表)及氣象報告、快郵(告海外書信)、告珠山的父母們、文藝園(新詩、散文)、社團消息(珠小新聞)、雛燕(珠小學生作品)、自衛漫談、問答等。	182

- 20 如民國十八年元月珠山小學〈致海內外全體同鄉書〉提到：「本年常費，荷蒙爲公，遵派繳納，足見珠小末日未至。惟間尚有少數，未見匯下，諒必因途程遙隔，匯寄較緩，或尚在徵收未齊也」（《顯影》一卷下，1929年元月初十日）。
- 21 民國十八年七月，僅開辦二卷的《顯影》停刊，加上十九年珠山小學的支出，已無經費贖續《顯影》的出刊，當時校友會緊急向海外校友發出通告，（珠山小學校友會幹事部，〈告海外校友信〉，《顯影》一卷上，1930年10月5日）。因此，在十九年二月至九月間，由「新村社」施伍接續負責，改爲無定期的月刊。新村社爲珠山的藝文團體，由當時就讀廈大的施伍（薛永麥）主持。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停刊後的《顯影》改爲《新村月刊》，以短篇之文藝專欄、鄉聞及「吾鄉歷代名人傳記」爲主，取消全縣性新聞的報導及其他性質的文章，以減少開銷。直到十九年十月底獲得同鄉薛汝琛捐助大洋拾貳元，才恢復《顯影》的出刊（主編，〈致汝琛同鄉先生〉，1930年10月30日）。
- 22 如在十九卷的卷頭編輯語提到，1947年由於印刷費用飛漲：「……製版和印工亦時時在漲，於是由二萬元而三萬五千元突跳上八萬元，最近更高飛猛進達二十五萬元至三十二萬元，這就是說本刊每期印刷費，由二十萬飛昇到三百二十萬元，簡直叫人無法預算。」此外，寄遞成本也隨之增高，「……本年年頭，每期國外貼郵二百元，國內三十元。現在郵電增價，國外部份已升至二千元，本刊每月付出四百餘份，當郵費成本百萬元了，如此龐大寄費，怎不叫人發急！」（瑕瑜，〈我們依舊確守崗位——寫在第十九卷頭〉，《顯影》十九卷，1947）。
- 23 《顯影》各卷常見以筆名發表文章的作者，隱其真名，有時甚至同一人用不同筆名，多數已不易考證。已知的部份，如承爵（薛承祝）、施伍（薛永麥）、淡菊或前璧（薛前璧）、澤人（薛健椿）、魯魚（薛崇武）、峰（顏紫峰）、夢我（張夢我）等。
- 24 《顯影》各卷並未編有頁碼，頁數乃筆者清點。

第一卷 (下)	民國十八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	薛承祝、施伍	薛承祝、施伍、鶴、漂泊、珠山小學生等	全上。另刊乾隆五十七年薛氏族譜原序、道光十六重脩修職公(薛德輝)墓誌、民國十七年珠山小學收支報告等。	180
第二卷	民國十八年四月至七月，停刊至十九年二月由「新村社」續刊到九月止	薛承祝、施伍	薛承祝、施伍、莎羅、望冰、寒波、珠山小學生等	全第一卷上。另刊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三及十四日舉辦之前三堡學校聯合運動會專號、五月二十日(農曆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特刊等報導、鄉的古人傳。文藝(專欄由珠山新村社編輯，刊有望冰翻譯之菲律賓大學 Moore 教授的〈登巴祿〉及寒波翻譯 I. Sime 著的〈歌德的生活與創作〉文章)等。	174
第三卷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年一月	薛承祝、施伍	薛承祝、施伍、寒波、超、三 S、長冰、寒波、情鵲等	鄉的古人傳、浯江消息、文藝(珠山新村社主編)、我們的鄉事、公開通訊欄、編者講話等。另刊民國二十年元旦舉辦的「金門第一區運動會」專刊。	228
第四卷	民國二十年一月至五月	薛承祝、施伍 ²⁵	薛承祝、施伍、淡菊(旅居新加坡的薛前璧)、大森(旅居荷屬東印度 S 埠)、琳、前璧(應為淡菊)、海外頑童、寒波、冰冰、長沙、陳毓聰等	言論(淡菊〈金門應實行農村教育〉)、浯島新聞、文藝(其中收錄有 Ruby M. Ayres 著、大森譯的〈轉變〉長篇小說)、鄉聞、 ²⁶ 長途電話(公開通訊欄)、報告(珠山小學十九年度收支報告)、論著(長沙〈我們為什麼要提倡植樹〉、陳毓聰〈我對於金門教育界的認識〉)等。	222
第五卷	民國二十年八月至二十一年二月	新村社(施伍、詩偶、冰等)	長沙、新舍、大森、虹、施伍、冰、寒波、詩偶、蘇英、康陶、少年雷門、世榮、海棠等	論著(長沙〈開墾故鄉荒地的計劃〉)、浯島新聞、文藝(〈轉變〉小說持續刊載)、鄉聞、專電(公開通訊欄)。	226

25 施伍於 1931 年一度前往菲律賓，後往廈門大學就學，僅負責文藝專欄。

26 鄉聞記載：薛承祝主修的《薛氏族譜》於 1931 年二月廿二日完成付梓，全一冊五十二頁，書長十五吋闊十一吋，以道林紙精印，公告海內外同鄉索閱。

第六卷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至八月	新村社(施伍、冰、康陶、吞)	施伍、蘇英、康陶、世榮、琳、少年雷門、淡菊、詩我、珠山小學生、殘自等	涪江、里中、文藝、航空郵電(公開通訊欄)、論著、歌謠介紹、雛燕、南洋風俗介紹(殘白〈伊曼士番之其俗〉) ²⁷ 、報告(珠山小學二十年度收支報告)等。	328
第七卷28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珠山校友會編輯部(第一、二期)及新村社(第三、四、五期)、顯影月刊社(第六期)	珠山校友會編輯部、小樵、施伍、彬彬、珠山校董會、顯影月刊社等	論著(小樵〈鄉人對於校舍倡建聲中應有之認識與努力〉、珠山校友會編輯部〈且來談一談寒冰君的「片言」〉、施伍〈五年來的金門婦女〉、彬彬〈向校舍建築籌備會諸公進數言〉、獨鈞生〈讀「五年來的金門婦女——給施伍君」〉)、涪島新聞、鄉聞、通訊、「人體美」速寫(珠山小學生美術創作)、雛燕、「希望的珠山」 ²⁹ 、報告(珠山小學二十一年度收支報告)等。另刊珠山校董會〈敬告珠山僑外同鄉會〉。	200
第八卷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至八月	珠山通訊社(澤人主編)	珠山通訊社編輯、軌、施伍、夢凡、澤人、蔚卿、薛承祝等	涪島新聞、鄉聞、文藝、我們的園地(珠山小學生作品)、號外(小西門綁架案報導)、通訊、論著(夢凡〈婦女解放之先決問題〉、澤人〈社會失業者眾與金門匪焰之熾〉、〈關於婦女解放的幾點意見〉、〈我對於珠山的新村展望〉、殘念〈對於校友會今後之新希望〉、施伍〈珠山人對於校友會應有之認識〉)、星洲特約通訊(前碧〈王德林將軍訪問記〉)、創作、氣象報告；另刊有珠山校友會九週年紀念特大號，包括施伍〈發刊序〉、薛承祝〈整年會務做一次總報告〉、〈1932-1933 會事訊〉、〈九週年紀念遊藝會報導〉等。	224
第九卷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至二十三年二月	珠山通訊社(澤人主編)	澤人、零雁、鏡心、施伍、竹人	涪江新聞、文藝(澤人〈露絲和她的女兒〉、Knoblock 著、零雁譯〈花編—獨幕劇〉、施伍〈從廣東歸來〉)、鄉聞(珠山校友會文化獎券報導)、論著(澤人〈我對於珠山的新村展望〉續、〈在新政局轉變下金門人心安定〉 ³⁰ 、鏡心〈關於婚姻底儀式的我見	178

27 旅居星洲、署名殘白的作者，撰寫北婆羅洲英屬昔加來（註：砂勞越，Sarawak）之伊曼族（Iban）風俗習慣。

28 第七卷第二期得到鄉僑薛福緣捐助國幣十元、紹抄捐助三元、前發捐助五元，第六期得到薛永昭捐五元、永邁捐四元、文稿捐四元、再勝捐二元、再靜捐二元方能照常出刊。

29 本欄為里人發表珠山的未來建言，題為「先生希望未來的珠山是怎樣」，計有成業、永黍、施伍、永棟、涯影等人發表。

30 1933 年閏變，後文進一步說明。第九卷第四期紀元改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十二月卅一日」第五期後改回「中華民國卅三年元月卅一日」。

				——附寄施伍書〉、伶彥(施伍)〈答鏡心〉、澤人〈站在元旦為珠山小學生由衷而呼籲〉、竹人〈讀金門縣建設協會組織經過之報告書以後〉、澤人〈建造一個砲樓的募錢書〉、通訊、報告(珠山小學二十二年度收支報告)、氣象報告等。	
第十卷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至八月	珠山通訊社(澤人主編)	澤人、寒冰、淡菊、阿特等	文化獎券報導、涸島消息、珠山鄉聞、守望隊收支報告、信箱、論著(寒冰〈再駁淡菊君對顯影文藝欄之議論〉、淡菊〈一封公開信：寒冰君開口罵人，有失學者態度〉、澤人〈金門的匪患與防務〉、文藝(阿特〈棄兒：一個秋晚的海濱〉)等	188
第十一卷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四年二月	珠山通訊社(澤人主編)	澤人、秋痕、寒冰、冷月、祖求、軌、凌影、友植、秋痕、秀等	時事談座(澤人〈台灣戲與金門婦女〉、秋痕〈特貸公賣在金門〉)、涸島新聞、里訊、論戰(寒冰〈駁淡菊君的「一封公開信」〉)、著述(冷月〈女子解放問題的前奏：從職業方面著想〉)、雛燕特輯、短論(祖求〈我對故鄉的前夢〉、軌〈怒吼吧！青年〉、凌影〈關於民眾教育的一點意見〉、友植〈「回農村去」的小議論〉、軌〈談幾句關於防務的話〉、悔〈民族精神往何處去？〉、秋痕〈一年來金門大事述評〉、秀〈新年來的新冀望〉、秋痕〈論做人與運氣〉、軌〈盜匪可得滅跡嗎？〉)、鴻雁、報告(珠山小學二十三年度收支報告)等。另外，文藝欄改版為「濯岩」 ³¹ ，由珠山新村文藝社負責，當卷重要文章有澤人〈「香江之行」三頁〉遊記、俄國作家 Anlon P. Tchikov 著、悔譯〈歌女〉小說等。	154
第十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至八月	珠山通訊社(澤人主編)	澤人、秋痕、舞、架、卡叔、華田、冷月、寒冰、翁荒烟等	短論(秋痕〈鄉園植樹的商榷〉、舞〈為珠幼創設敬告家鄉父母〉、澤人〈談談金門的識字運動〉、〈明賊與暗賊〉、秋痕〈怎樣剷除金門文盲〉、架〈談談南洋華僑〉、秋痕〈黃昏落在華僑的頭上〉、翁荒烟〈「噠囉」也來話週年〉等)、鄉村即景、濯嚴(澤人〈香江現象之一斑：續「香江之行」三頁〉、〈不平衡的感受〉：「香江之行」四頁、卡叔〈建設新村提案第一條：游泳池的開鑿〉、華田〈到廣州去：上篇〉等)、公開論戰(寒冰〈答淡菊〉)涸江波濤、鴻雁、福州通訊、金門華僑名冊、珠山校友會一年來收支報告(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八月止)等。	120

31 濯岩一名，原為珠山聚落圭峰頂上的天然岩石，為景致優美、乘涼避暑之區，取其意境作為文藝發表園地之名。

第十三卷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五年二月	顯影月刊社(澤人主編)	澤人、秋痕、荒煙、洪秀超、木卿等	短論(秋痕〈礦產與金門前途〉、〈一年來金門動態〉、荒煙〈論政〉、〈關於金門參與省運會的漫話〉、〈讀譚金門的體育：關於不振及補救的問題〉、洪秀超〈由阮玲玉的自殺說到戈公振的死：為追悼戈公振而寫〉等)、鄉村即景、文藝(其中「點心」專欄由浣花文藝社負責，「濯岩」專欄由新村文藝社負責，重要文章有華田〈到廣州去：下篇〉、木卿〈旅省瑣記〉、澤人〈不平衡的感受〉：「香江之行」四頁續、秋痕〈磚瓦窯巡禮〉、耶鴻〈巴、聶紀念特輯 ³²⁾ 、雛燕(珠小學生作品)、浣江波濤、鴻雁、海外風情、金門華僑小傳、珠山調查表(人口統計、就學情況)等。	118
第十四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至八月	顯影月刊社(澤人主編)	澤人、蘇斐、卡叔、荒煙、香大傻、連登、仲馨等	瞭望(珍〈破碎山河話故鄉〉、蘇斐〈談談華北〉、蘇斐〈應注意兒童衛生的幾件事〉等)、珠山鄉聞、文藝(「亞林臭水」 ³³⁾ 、珠小旅行專號、 ³⁴ 點心、濯岩)、金門風俗座談(澤人〈金門舊制婚俗談〉、卡叔〈漫談珠山三月節〉、荒煙〈城隍爺誕〉)、短論(連登〈讀「同安的教育」〉、仲馨〈游泳於教育上之價值〉等)、椰影留連(延續海外風情專欄，介紹南洋僑居地風土民情)、校友會成立十二週年紀念號、金門各屬通訊、珠山小學二十四年秋季收支條目等。	135

32 「巴」指的是法國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作品將戰爭與政治結合在一起，表露了反帝國主義、反戰的人道主義態度，重要作品如《泣婦》(1895)、《地獄》(1908)、《炮火》(1916)、《光明》(1919)等，1935年病逝於蘇聯。「聶」指的是音樂家聶耳(1912-1935)，雲南玉溪市州城人，《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1935年意外溺斃於日本。當時兩位剛剛過世，《顯影》製作了特輯紀念他們，介紹其具有反戰、反帝國主義、人道主義關懷與堅持普羅階級立場的思想與作品，並有三首新詩悼念之，文句流露出對他們的推崇與肯定。

33 提供批評理論及文藝稿件批評的專欄。1930年代中期《顯影》曾出現文藝路線之爭，一派主張鄉土與寫實、一派主張現代與浪漫的文藝論述路線，前者以旅居新加坡的淡菊(薛前璧)為代表，後者為署名寒冰者最為提倡。事實上，《顯影》文藝專欄這兩類內容經常並存，除採擷不少金門本地的歌謠、南洋風俗民情或學生作品外，也登載許多新詩、小說或外國譯作，可見其兼容折衷的態度。

34 1936年4月7日至13日珠山小學師生前往廈門、鼓浪嶼及集美校外旅行，歸來後師生發表旅行感言與心得。

第十五卷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六年二月	顯影月刊社(澤人主編)	澤人(椿)、郭師儀、矢毅、楊英、施伍、薛舞等	金門風雨談(郭師儀〈金門人的榮譽〉、矢毅〈倘家鄉被侵佔,我們怎樣?〉、楊英〈改良婚喪禮俗有感〉)、文藝(濯岩、亞林臭水)、珠山(鄉聞)、金門(島聞)、史料(椿〈同安薛公墓被毀視察記〉)、寄語(海外鴻雁)、椰影留連、金門華僑名冊、金門海外消息、本刊九週年紀念特輯(樹生〈紀念《顯影》九週年,另外有澤人、施伍、薛舞分別撰文〈我與顯影〉)、珠山第一屆運動大會專刊、短論(施伍〈從一年來掛名珠小校長經過談到珠小基金問題:寄海外同鄉〉、薛舞〈1936年珠山行進〉)等。	121
第十六卷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至九月	顯影月刊社(薛崇武主編)	魯魚(薛崇武)、薛永棟、顏西林、顏暮影、許英、餘生、舞等	重光(寄海外同鄉——代復刊詞)、浯江、八年滄桑錄、35里聞、本年各月物價升降、金門僑信統計表、36海外僑訊(報導菲島、星洲、馬來、荷屬各地鄉僑現況)、履痕淚 ³⁷ (顏暮影〈烈士王精英〉、許英〈許烈士順煌傳記〉)、金門公教人員調查表、短論(魯魚〈珠山小學復校了!〉、餘生〈珠山現況及其展望〉、舞〈珠山小學復校籌備始末〉)等	194
第十七卷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三月	顯影月刊社(發行人薛崇武、社長顏紫峰)	魯魚、鈴、逢、麗雪、餘生、祝、峰(顏紫峰)、夢我(張夢我)、許尙武、李幹民、薛永棟等	短論(魯魚〈復興珠山的先鋒:記永淮校友〉、鈴〈籌備建築校舍之呼聲〉、逢〈我們需要一座校舍〉、麗雪〈珠小復校的半年回顧〉、餘生〈我們甘落後嗎?為珠小校舍建築事更進一言〉、祝〈關於校舍二三語〉、峰〈漫談婚嫁費用及金廈川資〉、夢我〈我對顯影之看法估價及期望〉、許尙武〈台灣通訊〉等)、金門講座(李幹民〈金門縣衛生院一年來之工作〉)、浯江波濤、故鄉景色、八年滄桑錄、六六自述、38珠山在鄉人口統計、特稿(薛桂枝〈金門縣首屆參議會成立速寫〉)、珠山小學校舍募款廣告(造價、平面圖、募款呼籲等)、海外通訊、本刊三十五年度收支總目、珠山小學三十五年秋季收支一覽表等。	121

35 珠山里人薛永棟(又名福緣,1872-1943)遺稿,記述日本軍佔八年期間金門情況。

36 由顏西林調查,統計民國卅四年十二月至五月八日止三家民信局(存德棧、昭英文、春成發)及郵政局經手的南洋僑匯款項,總計國幣一億一千八百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七十四元。顏西林繼承祖業存德藥房,並兼營僑匯業務。

37 報導八年抗戰時期犧牲的金門烈士。

38 薛永棟於六十六歲寫下的自傳,內容回溯他在菲律賓發跡的一生。

第十八卷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至十月	顯影月刊社(發行人薛崇武、社長顏紫峰)	魯魚、峰、夢我、沙崙、金民、伍遠資、綠伊、金人、復委會、番客、一言、黃榮林、丙中、桂枝、吳紹堯等	專論(魯魚〈談前金門縣長葉維奏之得失〉、峰〈金門教育概況〉、夢我〈從劫案談到「時疫」〉、魯魚〈由天啓被劫談談故里二三事〉、沙崙〈爲珠山小學建舍催妝〉、金民〈試談金門建設問題〉、伍遠資〈一萬日前的影事〉、綠伊〈復興故里的漁業〉、金人〈不如歸去！爲躑躅廈門街頭的金門走丁言〉、復委會〈爲「金中」復校制海內外鄉僑書〉、番客〈從刺殺案說起〉、一言〈從玻瓈(璃)沙談到金門的建設〉、黃榮林〈金門鼠疫防治經過〉、金民〈如何力謀「金中」的健全與恆久？〉、丙中〈論「虎頭蛇尾」及其他〉、一言〈金門收復兩年來國民教育的小檢討〉、吳紹堯〈願金中從此邁開步伐〉、桂枝〈縣參議士秋節大會特寫〉等)、島聞、鄉訊、顯影畫報、金中校刊(創刊號,發行人吳紹堯)、珠山海外人事調查、物價指數、氣象報告、本刊三十六年度上半收支報告。	139
第十九卷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七年四月	顯影月刊社(發行人薛崇武、社長顏紫峰)	薛崇武、瑕瑜、顯影同人、烈甫、陳士心、星洲金門會館、金門縣政府等	短論(瑕瑜〈我們依舊確守崗位：寫在第十九卷頭〉、顯影同人〈顯影一九四八年擴大徵求讀者：每位讀者至少介紹一人給我們〉、魯魚〈今年是「建設年」〉、烈甫〈從中興慘案看民族道德〉、陳士心〈鄉鎮保甲長實行民選在現行法令如何杜絕劣劣獎拔賢能以符合國父革命民權之遺意試申論之〉、魯魚〈從送洪縣長談到歡迎新縣長〉)、金門消息、珠山事、金中校刊(第二期、第三期)、特訊39、顯影畫版、鳴謝、本刊三十六年度下半年收支報告、專載(〈銀行業戰前存款放款清償條例全文〉)、公開文件(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金門縣政府〈覆星洲金門會館書〉)等。	115
第二十卷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至十一月	顯影月刊社(發行人薛崇武、社長顏紫峰)	薛崇武、陳士心、許績銓、賴嘯、葉忠熙、田樹人、陳清註等	顯影畫刊、特載(薛崇武〈復刊二周年小言〉、陳士心〈第二屆代表會應怎樣來負起任務〉、本刊記者〈王(觀漁)代表歸來訪問記〉、許績銓〈談談金門國民教育改進的途徑〉、記者〈珠小校舍興工了〉)、賴嘯〈金	107

39 報導 1948 年元月三日珠山小學薛氏宗祠聯合建築籌備委員會邀請張坤生工程師(廈門人,廣州暨南大學工學士,曾任福建第四專員公署建設科長、台灣台中建設廳科長等職)蒞鄉測勘。張工程師認爲若將小學與宗祠聯合建築,「有失教育旨趣,同時因該地點狹少,山勢崎嶇,民房錯落,無從表示學府莊嚴,將來對於學校計劃,無從發展且影響兒童心理,若以實際而論與其破壞三所俱有歷史性之古建築物而易以一新之建築,損失之大自難估計……」,因此決議分開(第十九卷第二期,1948 年元月)。

				門鳥瞰》、葉忠熙 ⁴⁰ 〈遙寄金門海外僑胞〉、台灣花蓮田樹人〈金門教育問題〉、越南堤岸陳清註〈論師資遴選及教薪提高之必要〉等)、島聞、鄉訊、金中校聞、海外通訊、鳴謝啓事等。	
第二十一卷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顯影月刊社(發行人薛崇武、社長顏紫峰)	薛崇武、珠小建委會、于飛、金中校董會、楓等	特載(編者〈新卷開場白〉、編者〈說在歲瑞春節〉、珠小建委會〈再告海外珠江鄉僑〉、于飛〈燕南碎語〉、編者〈所期望於二屆鄉鎮長者〉、編者〈談疫變色：為疫區的人們籲請海外鄉僑伸出援助之義手〉)、金門島聞、金中校聞(校董會〈金中復校以來的前瞻後顧〉、楓〈煙火熊熊話城隍〉)、珠山花絮、顯影月刊社卅七年度收支報告、各鄉通訊、鳴謝啓事等。	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顯影》月刊的組織，一開始由主編個人負責，到1932年逐步完備，設有總管理處，並分有編輯部及出版部兩大部門。編輯部掌管稽核、文牘、全島緊要新聞、本社新聞、全島社會新聞、文藝、通訊等業務，出版部下轄發行科(掌管外埠批發、本埠批發)、庶務科(管理紙張油墨、採辦貨物、衛生事項)、會計科(掌管收入及支出)、印刷科(掌管印機、煎膠、裝訂等)。⁴¹1934年11月因改成鉛字印刷，印刷科業務委由廈門廠商負責而裁撤。

在民國十七年九月創刊號，署名本東者有一篇創刊詞，點出刊行之背景與目的：「吾族自建遺公奠基珠山，以歷十有三世。瓜瓞聯綿，人丁七百有五。而所佔耕地，只近百萬栽聲，⁴²年獲不過六千左右。當此生活程度日高，只供百三十人衣食之費，而待哺人口，勢不得不迫出南洋，以圖彌補。試為一查吾鄉最近人口之調查，除卻婦孺而外，所有出洋謀生者，少壯間十去八九。其中克踐素志者，固在多數，然久別家鄉，親情冷淡者，亦有其人。推求其故，皆由信息鮮通。有以致之，全人有鑑於斯，爰有通訊社之組織，並

40 葉忠熙，福建林森縣人，福建學院法學士，1948年接替沈乃光任金門縣長。

41 編者，〈顯影組織系統表〉，《顯影》六卷第六期，1932年8月。

42 栽，為金門旱作土地的度量單位。以地瓜(蕃薯)苗為計算單位，一栽指的是地瓜苗一株的範圍。以金門一般農田來算，1350栽約等於一市畝，換算成公制大約是長50公尺、寬20公尺的大小。因移民將此制帶至澎湖、台灣各地。

是刊之出版」。⁴³ 換言之，僑刊的創辦乃為聯絡鄉情。

另外，為了便利海外的傳遞，《顯影》自十七卷第一期（1946年十月）起，附加西文刊頭名稱「Shining」。這期〈編輯室的話〉中提到了英文刊名的由來：「……關於本刊的命名，經本刊同人數度斟酌，但找不出一個文義相符的音子。最近蒙 張夢我先生不棄以 SHINING 一字相贈。據釋：SHINING 之義，乃耀光燦爛，或作顯著，昭彰，使奸邪無所遁形。此與我書發刊時之主旨，正相吻合。同時其發音謂 SHIN-ING，與（顯 SHIN）與（影 ING）二字又相溶化。張先生為本刊譯出，不論是音意，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手法……」。的確「顯影」譯為「Shining」，信雅達皆備，可見當時辦刊之用心，並透露了僑鄉與外洋文化的接軌之史事（圖1）。第二十卷各期的封面，繪出《顯影》流通於南洋、香港、台灣之示意圖，更說明了金門華僑的移民版圖（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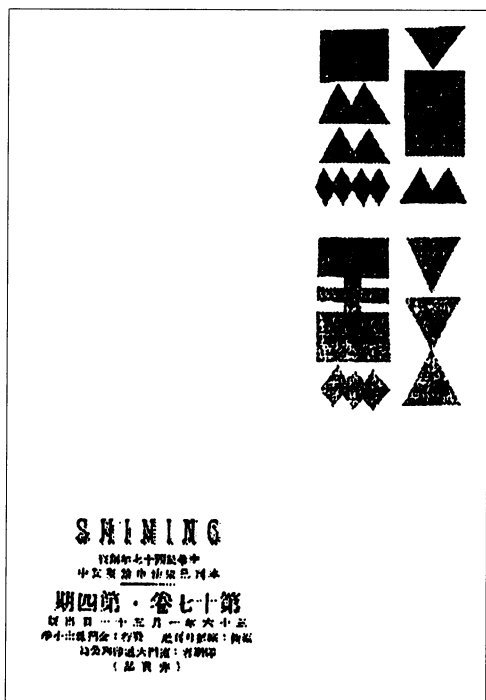


圖1：第十七卷第四期封面(1946年)



圖2：第二十卷第六期封面(1948年)

43 本東，〈創刊詞〉，《顯影》一卷上，1928。

在金門眾多僑刊中，《顯影》能夠保存下來實屬幸運。1949年國軍進駐金門，實施嚴格的軍事統治，白色恐怖人人自危。像《顯影》這類進步思想、批評時政的刊物，極易受到政治上的株連。因此，主編薛崇武將孤本交給了於後浦（金城）街上開設「存德藥房」的珠山姻親顏西林（創辦者薛永乾的女婿）保管，顏氏將之密藏，渡過漫長的軍管時期未被查封。⁴⁴相對於水頭《塔峰》、歐厝《獅聲座談》、古崗《古岡月刊》因擔心白色恐怖而多數自行焚燬，《顯影》的保存格外具有意義。1996年，沒有政治顧慮後，顏氏與當時金門薛氏宗親會薛芳千、薛崇武的公子薛少樓，將孤本加以複印成合訂本，翌年公諸於世。《顯影》得以成為世上最完整的僑刊之一，必須歸功於早期薛崇武與顏西林的智慧與勇氣，以及後期薛芳千、薛少樓為復興珠山文化的付出。

（二）《顯影》的內容結構與編印方式

作為一份僑刊，《顯影》主要目的在於報導鄉聞、金門事聞、海外鄉僑事蹟、僑居地訊息等消息，讓洋客及鄉人了解彼此動態。由於創刊主編之一的薛永麥（施伍），乃廈門大學社會系畢業，在他的領導下，各期《顯影》常有嚴謹的社會經濟調查資料。這種編輯風格持續到復刊後由薛崇武主編的第十六卷至二十一卷。同時，《顯影》也刊有許多論著性文章，有政治與社會事件評論，有提倡進步思想的專論，更有文藝批評及論戰；復刊後更為重視全縣性報導，儼然是議論時政、為民喉舌的刊物，為當時動盪混亂的政治時勢留下了民間觀點的史料。

施伍，無疑是早期《顯影》的關鍵人物。他以新聞記者自許，力求客觀報導，講究調查數據，並成立「珠山新村社」藝文團體，提倡文藝之風，在

44 冒白色恐怖收藏《顯影》的顏西林指出：「三十八年國軍進駐金門，這部《顯影》孤本，寄存我處，軍管時期，人人自危，我四十八年來秘密收藏，冒白色險危，為保存珠山「國寶」，如今得完璧歸趙，遂我心願，亦珠山之幸也！」。他另提及「民國七十年金門縣政府有意重修《金門縣誌》，缺少民國十七年至卅五年資料，商借《顯影》合訂本參考，負責編修大事記為金門日報郭某，摘要《顯影》地方新聞，用紅筆圈劃。……今影印副本，定有疵瑕，實為憾事」（顏西林，1986）。因為部份內容遭到不當圈劃塗寫，加上早期油印版本褪色，有些卷數內容斑駁不清，造成判讀上的困難，非常可惜。

《顯影》因財務因素無以為繼時，改為文藝專刊以減少調查報導所需的開銷；同時，提供專欄供珠山小學生發表創作，培育了一批對文藝創作有興趣且關心公共事務的後進，如後來的薛崇武（當時珠小高年級學生）。澤人主編時期的《顯影》，致力於提倡進步思想及社會批判，如對婦女解放問題、教育啓蒙、治安問題多有著墨，也登載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文章，奠定了《顯影》公平正義的編輯立場。兩位對延續及開創《顯影》刊物的理想，功不可沒。

抗戰勝利後的復刊，《顯影》內容結構略有改變，例如戰前有大量文藝專欄（白話文創作、國外文學翻譯等）、海外遊記、漫談、時局評論、問答集（讀者來函詢問，主編在刊物上回答）等；戰後因應時局的變化，側重全島政治與社會新聞與批評，取消了文藝專欄，甚至大幅減少了鄉聞，使得《顯影》不再只是珠山鄉訊，更是具有全縣性新聞刊物的地位。另外十八卷（1947年）之後，開始使用攝影照片，也為當時的人物、事件留下影像的資料。

《顯影》各卷編輯風格略有不同，單元名稱亦有所異，但歸結起來有幾項主要的內容，如浯島（江）新聞、珠山鄉聞、僑鄉調查及統計資料、⁴⁵ 海外通訊書信、風俗民情引介、⁴⁶ 時局評論、問答集、⁴⁷ 文藝專欄等（圖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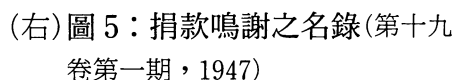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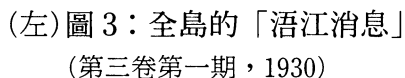
編印方式方面，在第十一卷第三期（1934年11月30日）以前，《顯影》採用手寫稿油印方式，為八開大小。在金門本地印製。之後，改鉛字排版印刷，開數不變，一開始由廈門明明印務公司，後由大同路風行印刷社負責，第十三卷第五期起（1936年元月31日）由新民智印務公司接手。抗戰後復刊，第十六卷（1946年）一度又倒退成手寫稿油印，十七卷（1946年10月31日）才又以鉛字編印，委由廈門大道印務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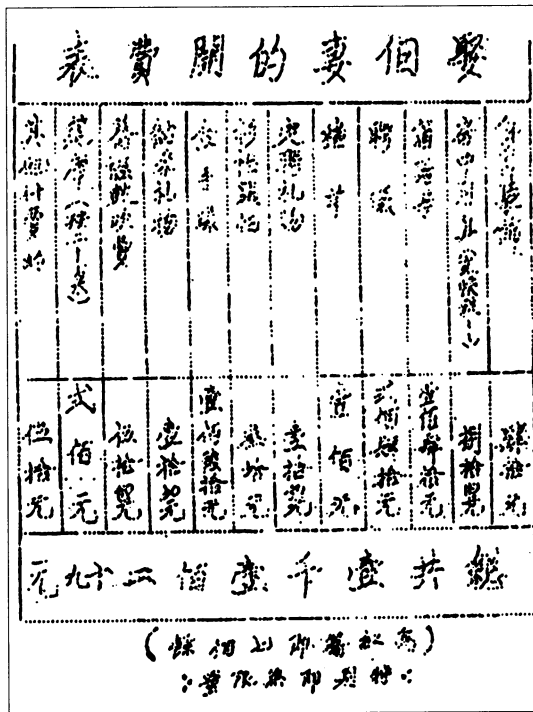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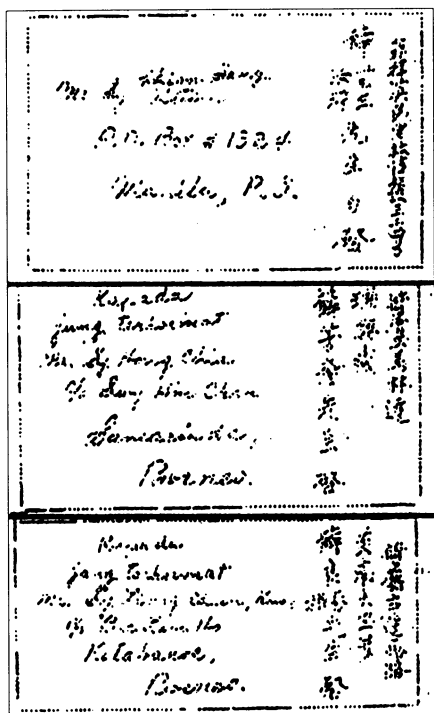
手寫稿油印的卷數因抄寫者不同，除字體不統一外，部分字跡還相當潦

45 各期多有當季的物價統計、農業收成統計、天氣統計、珠山戶口調查、珠山小學收支報告、捐款統計、珠山鄉僑各月份寄信到家者、珠小學生成績統計、海外人事調查、運動會成績統計、珠浦鎮人口、金門縣各學校調查等各項資料。

46 主要有兩部分，一是記錄金門本地風俗民情，二是引介南洋僑居地或原住民族的風俗民情。

47 刊載海內外讀者來函，且由編輯具文回答的專欄，內容多樣，有詢問出洋相關問題者（如需準備之經費、南洋工作的情況等），有詢問家鄉建設情況者（如衛生條件、交通建設等），有海峽僑生擬返鄉接受華文教育而詢問家鄉教育現況之例。





(左) 圖 9：珠山海外鄉僑的通訊錄
(第一卷上，1928)

(右)圖 10：娶妻的開銷(第一卷上，
1928)



圖 11：南洋風俗的引介(第十四卷第四期，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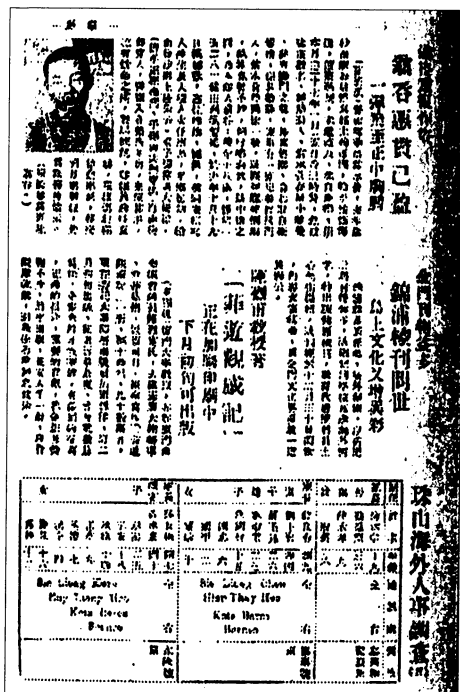


圖 12：陳烈甫《菲遊觀感記》出版
消息(中左，1947年)

草，不易辨識：且因年代較早，少部分有油墨褪色、模糊之虞。鉛字版的卷數相對則保存良好，較為清晰，不過也有鉛字版的初期卷數，如十一、十二、十三卷局部嚴重褪色，影響了部分內容的判讀。1948-49 年間各卷畫刊攝影照片也有部分印刷不良，相當可惜。

《顯影》發行的數量，在 1929 年有過記載，「本刊（第一卷）第一期只印三十本，第二期也三十本，第三期始贈至四十二本，本期（第二卷）更贈印至五十本。現在只分寄同鄉。至於外界，由第三期起，方寄出數份。經費若充，即按每期印至一百本」；1933 年第八卷第六期提到當期《顯影》

出版了六十五份，分別「寄發美屬（菲）廿二份、英屬六份、荷屬十五份、暹羅二份、國內九份、本島六份」，顯示當時《顯影》主要發行於海外、尤以菲律賓及荷屬東印度群島最多；⁴⁸ 1936 年第十四卷發行量增至二百份。⁴⁹ 1946 年復刊後，印刷量至少超過四百餘份，發行廣及南洋各地，如在第十九卷第一期（1947 年 11 月）的卷頭編輯語中記載：「……星州一地就有我們的讀者一百餘份，菲律賓也有一百份，婆羅洲一百餘份，其他一百份散佈於荷、印、馬來、暹羅、安南、緬甸、台灣、香港等地，連那最僻遠的毛洛泰，也有我們的足跡。最有趣的許多鄉僑的來信，有時得找地圖才敢相信，這真給我們極大的鼓勵」⁵⁰。

48 薛承祝，〈整年會務做一次總報告〉，《顯影》八卷第六期，1933 年 8 月。

49 顯影月刊發行部，〈本刊發行部緊要啓事〉，《顯影》十四卷第五期，1936 年 7 月。

50 瑕瑜，〈我們依舊確守崗位——寫在第十九卷頭〉，《顯影》十九卷，1947 年 11 月。

三、金門僑鄉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 以《顯影》爲史料

金門，與閩粵其他沿海地區一樣，近代以來也有大量僑民向外發展。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吾民自不例外」；鴉片戰爭後，「……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1960: 95-96）。

地方志記載第一次大規模南渡集中於清同治年間：「同治間災害頻仍，連年荒歉，餓殍載道，飢驅浪走，又大批相率逃荒，南渡覓食，是爲災荒迫人之一大規模移殖者」（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1960: 96）。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國內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加上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謀生，當時「南洋群島商業，有如日麗中天……」。當時出國既無須任何手續，南洋群島亦無入境之限制，交通便利，來往自由，祇需若干費用，購買船票，即可乘風破浪，放洋而去，故「民國四年人口總數爲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至十八年之人口數，祇存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人，銳減至百分之四十」（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1960: 96）。⁵¹ 第三次的移民潮則發生在1937-45年間的日本侵華，青壯年大批逃至南洋投靠親戚。⁵² 1945-49年的和平時期，亦不少島民再循先人的步伐，南渡謀生。

《顯影》創刊於1928年9月，停刊於1937年的中日戰爭，1946年復刊，結束於國共戰爭。這段時期，恰好是華僑出洋及僑匯數量的高峰期，也是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的動盪期。因此，我們可從《顯影》文本中發現許多僑鄉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的線索，作爲了解1920-40年代間金門僑鄉社會的第一手史料。

51 〈金門華僑志〉，頁96。

52 1937年十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佔掠奪，強徵民工、物資及土地，百姓苦不堪言，一直至1945年八月十五日投降爲止（金門縣政府編，〈兵事志〉，《金門縣志》卷九，金門：編者自印，1992，頁1236）。不過，《金門縣志》將投降日誤爲八月十四日。

1. 珠山薛氏族僑居地的線索

從一般珠山現住居民、耆老的訪談中，或針對金門珠山的文史出版品中，多半會提到珠山薛氏族人出洋至菲律賓（呂宋）的史話。不過，我從《顯影》各卷對於洋客通訊及僑匯資料的記載中，進一步發現當時的薛氏族人出洋地遠比我們已知的複雜。除了菲律賓各港埠外，當年珠山洋客的足跡包括了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荷屬印尼群島、暹羅（泰國）等地，範圍十分之廣。從《顯影》中可發現，這些地方除了珠山薛氏族人外，也有其他姓氏的金門籍人；另外，從裡面的記載，我們也可直接證實出洋者多為青壯男性，女性出洋者不多，也可看到部份出洋者並不侷限於一地，而是遷徙於各埠；也有部份資料看到不同氏族的金門人在海外共謀事業的合作關係（圖 13）。

《顯影》提供近代金門僑民出洋地的第一手資料，並可窺見其於南洋各埠經商的初步情況。筆者將這些地名羅列出來，附上外文譯名，且將薛氏族人姓名及其商號整理於表 4。

2. 僑鄉社會生活的再現

透過《顯影》的鄉間報導，我們可以讀到許多當時金門僑鄉社會的生活娛樂。這些娛樂有：閩南傳統戲劇表演、台灣歌仔戲班來金、後浦（今金城）妓館的報導、禁賭與禁烟的消息等，生動地再現了昔日的生活形貌。以下，簡要摘錄一些相關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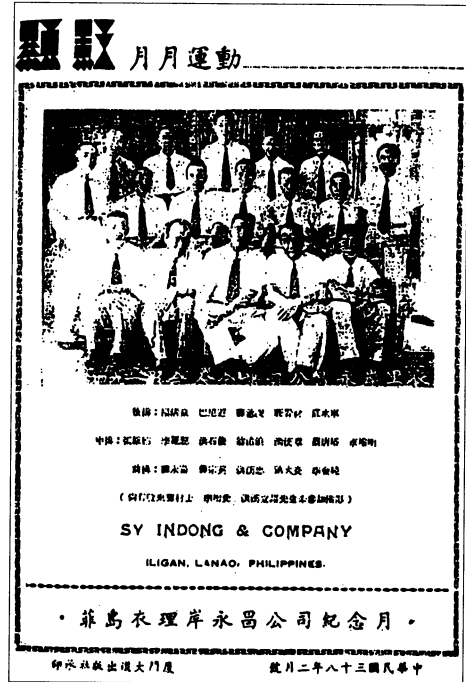


圖 13：菲律賓衣理岸(Iligan, Lanao)永昌公司(SY INDONG & Company)各股東合照(1949 年 2 月)

表 4：珠山薛氏出洋地及人物

區域	中文地名	外文地名	珠山薛氏洋客(商號)
西班牙及美國屬地菲律賓(呂宋)	民里拉(馬尼拉)	Manila	前生、汝琛、丞祝
	宿務(霧)	Cebu	芳城、芳邑*、國佐、如樞
	荷羅支沓	Oraquieta	西帛、敬訓、天宮、前炮、天啓、金撰、永昭、春信、天爵、榮錫
	依里岸	Iligan, Lanao	永南、永棟、永浪、永源、芳邑*
	欣棉爾示	Jimenez	天墜
	地點不詳(僅記載前往呂宋)		秋永、文稿、前卯、克贊、維賞、永苗、維山、宗英、永堆、永道、永垣、永椿、芳棣、君陣、維仁、秋篤、湧泉、春樹、允朝、江水、芳耀、永炊、永超、永怡、維楫、永乾、如樞
英屬新加坡	實叻(新嘉坡或新加坡)	Singapore	慶惠(萬順美寶號，源順街 51 號)、芳立(薛瑞春號，巴石班讓 6 之 3/4 號)、前發、芳清*、永篇、扶元、再勝*、再靜、芳奢*、前正、前如、前納、芳沛、前般*、永鑄、永樹、炳煌*、宗宗、火意、良根*、芳妙*、芳恩、紹杪*、芳見*、永慰、廷品、六十
荷屬東印度(印尼)群島	爪哇，峇趙紐埠	Bataeretro, Java	雲汀*(興祥號)*
	干那低(註：又譯德那地)	Ternate, Mulukken (Celebes)	永邁、芳盛、前安、振鶴、成業、芳妙
	古達馬路	Kotabaroe, Borneo	良春*、良根*(美南大寶號)
	三馬林達(高低)	Samarinda, Borneo	芳見*、芳奢*(瑞興號)、朝類、前般*、芳輝*、獻禎、芳黨、扶角、前發、烏嬰、芳遠*
	峇里吧板	Balikpapan, Borneo	芳清*、芳輝*、廷品嬭**、君火、永舉、再勝*、芳遠*
	荖聿(又稱戈沓峇汝)	—	永滔、良春*、輝嬭**
	三寶壟	Samaiang (註：應為 Semarang)	永鑄*、春林、雲汀*、世榮(郭河東公司)
	不詳(僅記載前往荷屬南洋群島)		前青、慶恩、國安、芳篤、前尾、芳欽、再憲、永和、清耀、永鑄*、春霖、雲汀*、芳溫
暹羅(泰國)	萬崙(曼谷)福建街	Bangkok	紹達、紹杪*、足雨、子源(金振興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顯影》一卷上、下、二卷、三卷、四卷。

註：*表示有部分僑民在南洋各地遷徙或經商，故出現於一個以上的港埠；**表示女性。

(1) 戈甲戲⁵³ 的演出

有關戈甲戲的記載很多，其中值得說明的是在第二卷（1930 年）記載了慶祝珠山大道公（保生大帝）生辰，連演戈甲三天的盛事，但「……兩班因競武劇烈，戲班險生衝突，由里人出頭制止，方告和平。計兩夜間，觀眾十分擁擠，三落埕幾無容隙，小販亦多至數十擔，平均計每晚人數差有不多各有千五百左右，可為熱鬧極矣」。

(2) 台灣歌仔戲班來金

《顯影》各卷中不乏報導台灣歌仔戲班來金演出，受到歡迎的事蹟。不過，在第十一卷（1934 年）「時事談座」的專欄中，當時的主編澤人（薛健椿）撰文〈台灣戲與金門婦女〉，直批金門婦女過度風靡台灣歌仔戲之弊病，「浯島自往歲漫乎台戲之表演，使島中婦女趨之若鶩，甚為迷亂顛狂，或贈物博歡，或受誘亂節，且呼戲女作契子，頗不乏人，嗚呼！……」。除說明當時台灣歌仔戲對金門的影響外，也呈現台灣（時為日本殖民地）與金門之間的往來狀況。

(3) 妓館的報導

第七卷（1932 年）有一則名為「妓館增添」的報導，恰好讓我們一探當時的性產業與城鎮娛樂生活，「後浦之妓館，除水嫂、目豬仔二處外，再也找不到第三處了。近有福州人因鑒外來謀生者日多，妓館遂即有應接不暇之勢，自以為此途應時勢所鍾，喜為發財的絕好機會，遂於前日由福州配到新的貨色幾種，當在新街開張，現正供人日夜賞玩」。

53 在台灣學界多稱「九甲戲」（李國俊，〈金門九甲戲的發展與變遷研究〉，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辦，《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頁 265-279）。大陸的泉州、廈門則多稱為「高甲戲」。但在 1930 年代的《顯影》中寫為「戈甲戲」，來說明以武戲為主的閩南地方的傳統戲劇，因此文中保留這樣的稱法。

(4)禁賭、禁烟的執行

賭博之風與吸食鴉片，在近代的中國農村時有所聞，金門亦然。略有積蓄的歸僑豪賭破產，或吸食鴉片而敗家，不乏其例。在第一卷上（1928年九月）的「浯島新聞縮寫」中，有兩篇關於禁賭、禁烟的報導。〈禁賭令下第一聲〉記載：「……諭令禁止，同時警隊一面四出粘貼告示，一面將縣署邊王氏祠堂內之有名麻雀公館包圍。時賭友正在圍住劇戰，聞捕四出。乍奈警隊四面埋伏，結果抓住六人解縣」。〈烟廁末日〉：「省方下令禁賭，鴉片亦同時諭禁，且限定本陽十月卅一日。所有烟廁均不準（准）再行營業。各烟商聞訊而後，遂大起恐慌」。一卷下（1929年）有〈燒毀烟槍〉的報導，「截至初間，計共集得三百左右支、烟燈百餘盞，連同搜得烟土，一並運至海仔墘焚燒淨盡，引得圍觀者齊呼『可惜』不置云」。取締賭博及鴉片，往往使得官民關係相當緊張。

然而，禁賭、禁烟並非易事。雖然在1930年有倡議「戒烟所」的成立，但仍無法根絕，如第四卷（1931年）有「里老從心舍，宿有烟癮……」之類的報導；到了十八卷第六期（1947年10月）仍可見到〈烟案一串〉的新聞，查獲烈嶼東林某家私藏煙毒，足見鴉片仍有無法禁絕。

3. 近代治安事件與地方自保

1920s-30s年代，閩粵僑鄉治安不靖，家屋被搶、僑商被綁、輪船被劫屢見不鮮。這些盜匪有些是沿海各縣的賊寇，有些竟是擁槍自重的軍隊，《顯影》各卷直接記載了這段時期金門的治安事件，其中常見富裕歸僑宅第遭到洗劫，如吳厝吳章地（1928年10月）、烈嶼中墩林碧（1933年12月）、水頭黃廷宙（1933年12月）等。

當時頻繁的治安事件，促成了地方自保的舉動，其中主要經費來自僑界。1931年，珠山有更樓興建之議（第四卷），1932年珠浦亦有籌設「金門商人自衛隊」的提議，以因應惡化的治安（第九卷）。1933年，當時郭昌文縣長去函星洲金門會館，提議陸防辦法六條：「1. 補充槍械；2. 建築碉樓；3. 裝置探海燈；4. 安設軍用電話；5. 組織守望隊；6. 擴充團警兵力，分駐烈嶼大嶼

諸要隘」，金門會館認為提議頗為中肯，發起金門海陸保安募捐，預計「籌募二萬五千元，以便購買一小輪船，並置械養兵，使其日夜巡梭金門海面」，並成立金門海陸保安會之組織，「公舉陳景蘭、楊長水、鄭古悅、黃卓善、蔡景榮、陳清吉、顏國榮、許允之等僑領為董事」。⁵⁴ 1935年2月17日在華僑黃肖巖、林則揚的協助下，成立金門聯防總辦事處，《顯影》十二卷記載「督促沿海各鄉村須於險要地點，建築碉樓，議定每座由會補助建築費二百元，預定本年間，至少造成沿海槍樓二十五座……。再者該會最近且曾託人至香港，購買望遠鏡、手電筒及青紅燈等件，按到時分送與各槍樓之用，至於該辦事處的常月費，聞經預定每月五百元，概由星洲金門會館撥助……。』⁵⁵，顯見當時僑界力圖協助改善金門治安，也呈現了僑鄉民間社會的自治。

抗戰勝利後，盜匪的情況也沒有太大的改善，如(1) 1946年川駛金廈的金興汽輪於烈嶼海面遭到漳州籍楊水萍等五名劫匪持槍搶走七百萬元的報導；(2)大嶝歸僑遭劫的損失三千餘萬的新聞（以上為十七卷）；(3) 1947年4月21日晚二時，數十海匪搶劫沙尾鎮的事件，搶劫新益安布店，致使損失七八十萬元，又殺害青年團幹事、縣參議員蔡乘源，並包圍鎮公所，得逞後駕原帆船往同安方面逃逸，縣自衛隊由後浦趕到，因無汽船設備而無法追捕（十八卷第一期）；(4) 1947年5月28日「五二八劫案」，珠山歸僑薛天啓家遭蒙面盜六匪，闖入搶劫，損失美鈔一千四百元，菲幣一百零六元，金飾八兩左右，布疋三箱約六七十疋，全部按當時價值可億萬元，案懸二個多月，始緝獲歹徒陳允綿、辛天舍等七人，俱金門本籍（十八卷第五期）；(5) 1947年11月8日午夜，烈嶼鄉羅厝緬僑羅媽架被海盜匪洗劫，損失億元案破案的消息，逮捕金廈海上慣盜陳義滿、陳川（同安人）、蔡養大（烈嶼人）、陳靴、王迎（同安人）等（十九卷第一期）；(6) 1948年3月29日烈嶼林庫發生林喜雀劫案；(7) 1949年4月11日官澳海面發生搶案等事（以上為二十一卷）。顯見治安問題與1930年代類似，並未好轉。

54 編者，〈星洲頒來佳音〉，《顯影》九卷四期，1933年12月。

55 編者，〈聯總會正式辦公，建槍樓，辦保甲，常月預算五百元〉，《顯影》十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

1948年發生的中興輪事件，引起極大的震驚。當年2月28日下午二時，在金門縣轄內大嶝洋塘海面，發生川走廈門安海之中興輪（廈門錦昌船務行所有），被匪騎劫，全船三百名乘客騷動，船身沉沒，淹死將近二百名，釀成空前大慘案。在當期文摘中，署名烈甫的作者寫下〈從中興慘案看民族道德〉的評論，認為道德淪喪是治安敗壞的關鍵因素。⁵⁶

嚴重的治安問題，使得華僑不敢返鄉。1948年2月星洲金門會館發表〈告吾金父老書〉，指出「……外水強盜，攻家劫殺，僑眷還鄉，頻遭洗劫，慘案鉅災，層見疊出，致使久出僑商，或思歸退老，或欲在鄉建業，其青年子弟或想回國升學，或將返里結婚，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咸裹足不前，其影響於桑梓建設、地方經濟，實屬損失深重」⁵⁷，給予政府壓力。金門縣政府亦撰〈覆星洲金門會館書〉回應，並附〈本縣治安計劃草案〉，提出「打破海上交通之困難、佈置通訊網、扼要修築堡壘布置守望嘯位、購置武器建立人民自衛力量」等四方案。⁵⁸

這些關於治安事件的報導、評論與討論，具體呈現了1920-40年代僑鄉社會的失序，華僑家庭身家財產受到嚴重的威脅，以及海外僑界要求政府改善治安的史實。

4. 社會啓蒙及教育事業的推展

社會啓蒙是僑鄉近代化一個重要的指標。從《顯影》一卷上得知，1928年10月縣政府著手推動「識字運動」，召集各校代表於後浦遊行，喚醒民眾、消滅文盲，並共商創設民眾學校及各種補習夜學。於是在1930年即可見到相關的報導（二卷），金門義務夜學開辦，書籍由張維央捐助，學校主任由縣教育局科員許長琨充任，招收學生七十多人。《顯影》各卷也不乏關於民眾教育

56 烈甫指出幾點分析：(1)匪徒並非迫於生計而落草為寇；(2)商人謀利不仁，致使輪船超載，造成死傷特別慘重；(3)乘客不遵守秩序，亦為原因；(4)慘案發生之際，附近漁船鄉民趁危打劫。因此，道德淪喪不能只歸咎政治原因（〈從中興慘案看民族道德〉，《顯影》十九卷第四期，1948年3月）。

57 星洲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十九卷第三期，1948年2月；《顯影》十九卷第六期，1948年5月。

58 金門縣政府，〈覆星洲金門會館書〉，《顯影》十九卷第六期，1948年5月。

的意見，認為這是救亡圖存的方法，如 1934 年有文章主張培養實用技能，如閱報寫算等能力，「……民眾有了智識，帝國主義可以打倒，中國的政治之腐敗，和經濟之恐慌，或可稍微修明與有辦法……」（十一卷）。

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亦是僑鄉社會文化發展的一大特徵。從《顯影》得知，1929 年金門有 25 所小學，整理如表 5：

表 5：1929 年金門小學統計表

校名	地點	校名	地點
縣立學校	後浦市（金城）	金門公學	後浦市（金城）
商業小學	後浦市（金城）	高陽小學	後浦市（金城）
榜林小學	榜林社	金水小學	前水頭
金城小學	金門城	古崗小學	古坑鄉（古崗）
珠山小學	珠山鄉	湖峰小學	湖下鄉
古寧小學	古寧頭	瓊山小學	瓊林社
六甲小學	六甲保	鶯山小學	浦邊社
金砂小學	沙尾鄉	海珠小學	山后鄉
官山小學	官澳社	西園小學	西園社
滄湖小學	湖前鄉	尙卿小學	陳坑社
汶浦小學	浦頭社	碧山小學	後山社
嶝山小學	大嶝嶼	岐山小學	—
霞山小學	—		

資料來源：整理自《顯影》第一卷下，1929。

《顯影》二卷記載了金門縣中學教育的濫觴：1929 年六月，有鑑於小學畢業生日多，經過金門公學於前一年派員前往南洋募款後，決定開辦中學部，聘廈門大學文學士杜煌先生為主任，招生初中三十名，考試科目為國文、算術、英文、常識，繳納費用包含學費每期十元、制服費六元及雜費二元（講義、體育在內）。其中，又根據三卷（1930 年）的記載，知名南洋僑領陳嘉庚、敬賢兄弟創辦的集美學校，對於金門公學有所補助，「故凡集美學校有各種召

集活動（如運動會），金門公學必參赴」。⁵⁹

爲了籌辦教育，《顯影》常見公佈鄉僑的捐款。但最特別的募款做法如九、十卷所載：1933年十月底至1934年三月間，珠山閱書報社籌備發行文化基金獎券，向島內及海外鄉僑籌募，聘請外鄉的金門城陳清松、盤山翁永教作爲監察員，發行國幣叁仟元的彩券，發行三千張，每張國幣壹元，預定開彩日期爲1934年3月15日（後緩至4月15日），售票處則在珠山、金門本島、廈門、集美及南洋各埠同鄉。獎項共規劃六百十七名，第一特獎一名獨得壹仟元、第二特獎一名獨得捌拾元、頭獎至十五獎及附獎三十名、末獎三百名合得玖佰貳拾元。⁶⁰ 捐出壹仟元以珠山校友會名義，由薛承祝經手寄存郵局已作珠山小學永遠基金。像這樣仿效國外彩券募集公益基金的方法，一方面說明珠山村人重視教育，謀求新式募款方式以興學的熱誠，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對於海外的歐西社會的了解（圖14）。

在金門的僑辦學校，除了一般性的課程外，《顯影》報導了一些校外旅行的安排。如1933年5月29日島聞報導「金門中學春季成立，學生五十三人，校長翁吉雲，對於學生智識，頗加注意，最近組織旅行團，分組下鄉考察，關於古蹟、人口、物產、礦物、民食無不盡量記錄，以作改進地步……」⁶¹。另外，比較特別的是珠山小學師生兩度前往廈門、鼓浪嶼及集美校外旅行，一次在1928年10月20-24日，一次在1936年4月7-13日。1936年澤人撰文〈我們爲什麼需要這次的旅行〉，即認爲要將「社會當做學校」，「從鄉村而到都市，由狹的思想的生活裡，轉而廣闊的社會上去求實際生活的智識，同

59 1924年集美學校成立教育推廣部至1932年的八年間，（福建）全省接受補助的有20個縣市73所學校。計有小學：同安52所，安溪2所，金門2所，廈門、南安、惠安、詔安、永定、漳浦、上杭、龍岩、東山、石碼、雲霄、海澄、仙遊、德化、永春各一校，以及泉州私立中學和福州鰲峰坊三民中學兩中學，八年間推廣教育計192,491銀元（周日升主編，《集美學校八十年校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頁22-3）。其中提及金門有二所接受補助，根據我的研究，一所爲金門公學，一所是碧山的耆友學校。

60 根據《顯影》第九卷的記載，頭獎得五十元，貳獎得四十元，叁獎得卅五元，肆獎得卅十元，伍獎得廿五元，六獎得二十元，七獎得十八元，八獎得十五元，九獎得十二元，十獎得一十元，十一獎九元，十二獎八元，十三獎七元，十四獎六元，十五獎五元，附獎（末二字）三百名，每名一元一角，末獎（末尾字）三百名，每名一元。

61 編者，〈金中旅行〉，《顯影》八卷第二期，1933年5月。

文化基金會獎券開彩方法說明

（本基金會獎券法為四簡抽彩制其法乃先將甲乙丙丁四個簡各代表一單位及所放之號碼數如下）

甲——代表千位——中籤——1 2 3 五號數（因本券最大千及3299）

乙——代表百位——中籤——1 2 3 4 5 6 7 8 9 0十個號碼

丙——代表十位——中籤——十個號碼與乙同

丁——代表單位——中籤——十個號碼與乙丙同

當抽彩時先將抽籤筒及號碼球查完明後隨即由當抽籤出四人——以不是中彩者為十位以下之兒童為合格——至台上台前一簡執行抽彩另舉一人——立即由上層抽籤——引唱當時當開獎號碼（按本券到時換由本報先開然後進場而次第）特獎（特獎）而後由本報

文化基金會獎券開彩方法說明

閩報廳當眾開

月十五日 上午十時在珠小校大廳

文化基金會獎券開彩方法說明

文化基金會獎券開彩方法說明

圖 14：「文化基金獎券開彩」之相關辦法與廣告（第十卷第一期，1934）

時是要利著建築我們集團生活的基礎」⁶²。從遊歷回來的學生心得作業可以發現，如當時高小一年級薛彩蓮以「開眼界」、「心田的無形改造」來形容這次的旅行。⁶³顯見當時通商口岸的繁華，以及陳嘉庚所辦的廈門大學及集美學校之校園優美氛圍，深深烙印於這些金門孩子的心中。

近代僑鄉教育的另一個面向，是體育活動的盛行。《顯影》中不乏有大型體育活動的報導，如1929年五月十三、十四日舉辦的「金門前三堡各學校聯合運動會」（二卷）、1930年舉辦「金門第一區運動大會」（三卷），這些選手或團隊的成績，也在《顯影》上大幅報導，顯示運動風氣興盛。同時，第二卷的主編亦闡明了體育有三種價值：「一、體育乃發育身體無上補養品；二、體育是發展好群良好的本能；三是體育是養成學生耐勞和服從的習慣」；也有一些篇章呼籲擺脫東亞病夫的污名，說明了開始認識到體育的重要性。

1937-45年間，金門淪陷於日軍之手，僅存一所公立小學。勝利之後，教

62 澤人，〈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次的旅行〉，《顯影》十四卷第二期，1936年4月。

63 薛彩蓮，〈三元零三的代價〉，《顯影》一卷上，1928年。

育問題依舊受到地方社會的高度重視，地方仕紳的熱心及海外僑胞的捐輸，促成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十八卷第一期（1947年4月）一篇《金門教育概況》的文章中，有完整的調查統計：「金門教育機關，係隸屬於縣政府第一科，科長為洪植槐，對於教育事業，戮力興革，頗不遺力，本季計設中心小學四所，每鄉鎮（註：珠浦鎮、沙尾鎮、烈嶼鄉及大嶝鄉）一所，國民小學廿餘所，其他如私立小學三十所，星佈各鄉。」⁶⁴ 另根據當年概況調查表顯示（表6），1947年金門縣小學共有53所，教員有115人，總班級數為154班，學生人數達4,757人，比起1929年的25所學校，增加了一倍有餘。

但數量的增加不代表教育品質的提升，多數學校規模過小，如竟有28所學校僅有教師一名。署名一言的作者，批評當時的教育現象，直指「教師合格與否、任用權造成中央與地方衝突、辦學主旨不清、教育人員待遇微薄」等四大問題，其中批評了部分辦學者將學校視為私產。⁶⁵ 這些分析與立論，幫助我們掌握1949年以前的金門僑鄉的教育狀況。

表6：1947年金門縣教育概況調查表

鄉鎮	校名	校長	教員數	班數	學生數	校董主席	校址
珠浦鎮	珠浦中心小學	葉弼臣	12	7	480		後浦
	南門國民學校	鄭錦華	3	5	70		後浦南門
	湖下國民學校	王淑慧	3	3	130		湖下鄉
	榜林國民學校	施大弼	1	3	77		榜林鄉
	安岐國民學校	謝明真	1	2	70		安岐鄉
	私立培德小學	王慶雲	6	5	170	賀友三	後浦
	私立湖尾小學	施啓明	1	3	50	莊水潔	湖尾
	私立金水小學	黃炳三	2	3	100	黃天生	水頭
	私立古岡小學	董白丁	5	3	120	董羣乞	古坑

64 峰，〈金門教育概況〉，《顯影》十八卷第一期，1947年4月。

65 一言，〈金門收復兩年來國民教育的小檢討〉，《顯影》十八卷第五期，1947年8月。

	私立珠山小學	薛崇武	5	4	96	董春田	珠山
	私立金山小學	董漢榮	2	3	62	許瓊樹	官裏
	私立東濱小學	何南文	1	3	30	林水榮	東沙
	私立后湖小學	馬清泉	1	2	60	許源清	後湖
	私立古甯小學	李觀闌	7	5	240	李滋協	古甯
	私立金城小學	施義豐	1	2	80	陳金養	金城
	私立金獅小學	歐承業	1	2	50	歐拙獅	歐厝
	私立賢聚小學						
	私立庵前小學						
	私立東州小學						
	私立后垵小學						
小計	20所		52名	55班	1,885名		
沙尾鎮	沙美中心小學	楊應堯	7	6	252		沙美
	濶澳國校	王秉壽	1	4	112		浦邊村
	料安國校	沈幽塵	1	3	94		料羅
	碧山國校	黃應帆	1	3	158		後山
	新山國校	陳延沛	3	4	132		山外
	大洋國校	謝順天	2	3	78		內洋
	盤山國校	謝春明	2	4	136		盤山
	官山國校	蔡德章	1	4	136		官澳
	尙徑國校	楊禮舟	1	3	75		陳坑
	西園國校	林川水	1	3	89		西園
	私立海珠小學	黃其昌	3	4	95	王奕雲	山後
	私立金斗小學	張榮強	3	3	88	陳水源	斗門
	私立洋山小學	許榮坤	1	4	62	陳長水	洋山
	私立尙卿小學	蔡敏英	2	3	82	陳金水	陳坑
	私立溪湖小學	林振源	1	4	66	鄭由整	溪邊
	私立瓊山小學	蔡曉東	5	5	115	蔡世英	瓊林
	私立金沙小學	陳三福	2	5	80	許英武	後沙

	私立燕山小學	黃淑杏	1	2	25	黃慶昌	英坑
	私立庵邊小學	鄭其興	1	3	62	呂俊陵	庵邊
	私立珩山小學	王裕其	1	3	32	王維田	後半山
	私立水浦小學	施具周	1	2	28	黃天送	後水頭
小計	21所		41名	75班	1,997名		
烈嶼鄉	烈嶼中心小學	文占鰲	6	5	150		青岐
	林宅國民學校	紀錫鈞	2	2	80		東林
	西墩國民學校	陳文聚	1	1	40		西宅
	後頭國民學校	梁美如	1	1	50		後頭
	羅湖國民學校	陳金波	1	1	50		羅厝
	黃庵國民學校	吳華國	1	1	45		黃厝
	林庫國民學校	郭成祖	1	1	50		上庫
	東口國民學校	劉丕顯	1	1	40		東口
小計	8所		14名	13班	505名		
大嶼鄉	大登中心小學	趙泮水	5	5	160		田墘
	洋塘國民學校	石炳炎	1	2	60		洋塘
	桑滬國民小學	鄭恭讓	1	2	70		洋滬
	小登國民小學	陳有恥	1	2	80		小登
小計	4所		8名	11班	370名		
總計	53所		115名	154班	4,757名		

資料來源：整理自《顯影》十八卷，1947年4月

5. 防疫與公共衛生

《顯影》可讀到當時公共衛生觀念的出現，如1930年〈浯島新聞〉中一篇〈清道與防疫〉文章中，提及：「金邑歷年每至夏暑，屢遭疫氣，故於暑期將屆，熱心地方公益者，每有清道防疫之義舉……」。

不過，金門的鼠疫依舊相當嚴重，疫情從1946年春夏之交發作，且持續到爾後數年。1947年5月〈鼠疫盛行，死亡堪驚〉，報導了當年春夏的嚴重疫情，文中描述後浦街上十餘人感染到鼠疫，其中還有孕婦，死亡率甚高，「……

患之者每於三數日內，即告身亡，大多頸部腰間發現毒粒，呈紫褐色，間雖有於初病時，急用棉絮浸酒敷貼耳後，將毒吊出，究能慶痊者，仍屬少數……」（十八卷第二期）。6 月份死亡人數達 123 人，「較之去年瓊林小徑兩鄉疫情，嚴重不啻百倍。……計南門保二十八名，東門保十八名，西門保十九名，北門保二十二名，古甯北山二十七名，南山三名，安歧一名，湖下五名」（十八卷第三期）。到了 7 月份，全縣累積死亡人數達三四百人。⁶⁶ 廈門海港檢疫所，宣布金門為疫區，「凡由金門來廈之汽船帆船，均應於進口時，先泊太古碼頭附近（前海軍浮站）聽候檢驗，其旅客船員，須持有當地衛生機關所發有效（註：效）鼠疫預防注射證，方准登岸，否則，除補行注射外，並視需要處以留驗……」⁶⁷，顯見金門疫情之緊張。

有鑑於此，慈善團體購買預防注射藥針，免費提供貧民施打，1947 年「本月（5 月）二十六日，金門縣貧民恤賑會，向廈門購到鼠疫預防注射藥針，足供二萬人應用……」。〈廈門救濟署，送吾金以滴滴涕〉的報導中說，「……向廈門救濟總署申請鼠疫苗一批百餘瓶，純質 DDT 藥粉一百磅，百份十滴滴涕藥粉三百磅，以及色芳色素等，經於二十八日運到，先派員開始向各機關消毒，次對染疫死亡之家庭消毒，最後將舉行全市總消毒，此行黑色恐怖，定必稍殺也」（十八卷第二期）；疫情最嚴重的珠浦鎮，6 月 1 日甫上任的王觀漁鎮長發動「疏渠清室大掃除，挨戶噴射滴滴涕」，以保甲為單位，試圖壓制疫情（十八卷第三期）。

當時的金門衛生院院長黃榮林，於 1947 年 7 月撰文說明金門鼠疫防治的經過，指出前一年福建惠安一縣即因疫情死亡萬餘人，本應未雨綢繆，但因經費與人力不足，致使當年金門鼠疫猖獗，擴及後浦、北山、南山、湖下、半山、吳厝等地方，「其中主因，可說人不隔離，病菌散佈，又且保甲長不負疫情報告之責，本院亦無法防治」；加上原本衛生院的編制省府額定十六人，因財政困難而裁減，「現僅院長醫師、辦事員、助產士、技佐計五人，……兼

66 編者，〈編者的話〉，《顯影》十八卷第四期，1947 年 7 月。

67 編者，〈廈門海港檢疫所，宣布金門為疫區，來往旅客均須種痘〉，《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 年 6 月。

以防疫期間，縣政人員待遇菲薄，故多不願就聘……」；藥品的缺乏，更是疫情擴大的原因，「本縣籌款困難，對防疫藥品乃亦大缺少，再被發見之時，本院消毒藥品缺乏，對防疫毫無把握」，數次向廈門救濟總署、東南鼠疫防治處閩南辦事處求援，立即展開全面消毒及注射，疫勢稍獲控制，「然來已遲矣」。⁶⁸

1949年初的疫情仍未控制住，除了鼠疫這個「黑色恐怖」外，尚有腦膜炎、霍亂及廈門傳來的天花，三、四月間僅珠浦鎮死亡者即有四五十人，《顯影》編者在二十一卷第五期的刊頭便籲請海外鄉僑援助防疫。⁶⁹

6. 南洋風俗民情與華僑異地生活的報導

金門南洋華僑甚眾，《顯影》各卷常見深入報導南洋的文章，讓有志前往異鄉打拼的人可以提早認識其風俗民情，加深對南洋的認識，如十三卷的〈椰影留蓮〉專欄介紹住在南洋深山的沙蓋人，其飲食習慣、婚禮等生活文化(1936年)；十四卷又有更多篇章引介南洋風土及信仰，如〈南洋食人樹〉、〈緬甸風俗談〉、〈馬來土人的左右手〉、〈南洋甘密埔賽牛記〉、〈暹羅風俗特輯第壹號〉等文章(1936年)。

有些則介紹了海外華僑的近況，如1936年12月薛水火介紹「邦加島為荷印蘇東島嶼之一，島上居民約十七八萬，土人約有十萬，我華僑約七八萬，而華僑則以客族僑生居多，故該地以客語為最普遍，島上出產皆以胡椒及錫為大宗，樹膠次之，華僑因刻苦耐勞，頗能握金融之牛耳……。惟尚乏健全之金僑團體，殊為憾事」⁷⁰；翌年2月再寫〈金門華僑在邦嘉社會之地位〉，介紹在當地各埠事業有成、又具熱心的金僑，包括陳厚仲（檳港中華商會主席，陽翟人）、王萬烈（烈港中華商會主席，營山人）、陳仲標（檳港愛同俱樂部重要職員，陽翟人）、鄭禮賢（勿里洋中華學校財政主任，溪邊人）、黃章欽（勿里洋中華商會執委，東沙尾人）等，並調查出金僑在邦嘉開設的16

68 黃榮林，〈金門鼠疫防治經過〉，《顯影》十八卷第四期，1947年7月。

69 編者，〈談疫色變：為疫區的人們籲請海外鄉僑伸出援助之義手〉，《顯影》十九卷第五期，1949年5月。

70 薛水火，〈邦嘉金僑近況〉，《顯影》十五卷第四期，1936年12月。

家商店。⁷¹又如 1946 年 12 月海外通訊專欄的一篇文章，深入介紹金僑聚居最多的婆羅洲東岸三馬林達（又稱高低）城市，其原住民、外來移民、殖民者之族群關係及其文化，如馬來人、華僑、印度人、荷蘭人及其混血後代等；又詳加統計三馬林達金僑組織——「金門公會」的成員鄉籍及組織分工。⁷²

值得說明的是，從這些相關報導中，並沒有傳統中國社會對周邊民族一種歧視或偏見的描述，相反地，經常強調一些不同與漢人文化的特質，如自由戀愛、女性地位較高等，如在介紹暹羅剃頭禮時，署名潔的作者提到當地重視女兒的習俗。⁷³又如署名僑的作者介紹爪哇人的婚姻時，強調婦女的離婚是極平常的事，對再嫁一事非但不引以為恥，反以為榮。⁷⁴透過移民及其文化交流，近代僑鄉民間社會與南洋的關係相當密切，文化上的理解也相當深入。

僑民在異地生活之面貌，《顯影》裡也有一些透露。1936 年一篇題為〈華僑生活苦悶之一例〉記述了遠渡安南（越南）的珠山鄉僑薛文宗，因「居留字」（居留證件）遺失，補件高達二百元而無力負擔，遂被遣返之事，說明在

71 這些金僑開設的商號包括檳港的陳裕泰、陳裕源、陳裕益、振美、志成、集成、金豐興、蔡怡和、福和美、福美、源美棧，烈港的林茂盛，勿里洋的永裕美、賢美，流石的陳裕成，南榜的陳裕發（薛水火，〈金門華僑在邦嘉社會之地位〉，《顯影》十五卷第五六期合輯，1937 年 2 月）。

72 「……三馬林達的住民，非常複雜，最明顯的的界限當可分為馬來人、華僑和一些印度人及荷蘭人。……我金門在三馬林達有華僑六百九十五人，男的三八一名，女的三十四名，其中僑生佔四三四名，新客二六一名，學齡兒童一七五名。成立一個「金門公會」，會長為許江耀，副會長黃啓泉，內分八股，計總務莊天為、財政蔡世耀、文書黃文汀、文化黃甘料、慈善林錫普、工商莊金鎗、體育魏志堅、交陳陳汀來，茲將金僑鄉籍列下：金水二九〇人、后浦九四人、珠山八六人、西浦頭四七人、古坑四〇人、古寧二七人、瓊林一九人、烈嶼一八人、賢厝十二人、古丘十七人、吳厝十二人、庵前十八人、半山六人、金城五人、湖下五人、小徑五人、西洪二人。」（堅，〈蕉風椰雨說高低〉，《顯影》十七卷第三期，1946 年 12 月）。

73 文中提到：「在暹羅，做父母愛其女，是較深於愛其男的。女子一到及笄之年（註：十五歲），做父母的總得替他舉行『剃頭禮』，所謂『剃頭禮』也者，事實上並沒有頭可剃；而是做父母的特備了酒菜，招請了親戚朋友到家裏來，在親戚朋友的面前誇耀自己的女兒是怎樣的伶俐、怎樣的可愛；同時，還要說明有著多少男子是怎樣的追求著她」（潔，〈暹羅風俗特輯第壹號：剃頭禮〉，《顯影》十四卷第五期，1936 年 7 月）。

74 僑，〈爪哇人的婚姻〉，《顯影》十五卷第二期，1936 年 10 月。

外生活之不易。⁷⁵ 另一篇報導了珠山鄉僑薛前良結束 53 年的外洋生活、返鄉定居的消息，文中點出華僑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淒涼感嘆。⁷⁶ 另外，因青壯人口在海外，鄉老逝世往往無法立即下葬，1946 年一篇〈芳波年邁逝世，二子未歸。停柩待殯〉的報導，呈現了僑鄉社會特殊的現象，也可體會華僑家族成員散居的苦楚。⁷⁷

7. 洋客的擇姻娶妻與僑鄉婦女的處境

一般來說，華僑的擇姻娶妻是件大事。⁷⁸ 早期多仰賴既有的人際網絡，由父母挑選同鄉的女子，返鄉迎娶。完成婚事後，再度隻身前往海外謀生，將年輕的妻子留在故鄉，替外出的丈夫盡孝道、料理家務。《顯影》上有許多關於婚姻的鄉聞，多是洋客返鄉迎娶的消息，列舉兩個例子說明之：

(1)「里人永椿，月前自菲回來，本十二日遂即由其孀為媒，聘定後浦北門街楊拙之女清玉女士矣。查楊女士，年十六，現在金門公學畢業肄業，

75 文中記載：「文宗自前年遠渡安南，以謀前程之發展，曾誌本刊，聞宗渡安未久，即在其妻弟店中幫理雜務，頗稱職份，不料鴻運未達，竟遭當地政府之束縛，于本十五日被配回梓。查其原因，係文宗前年不幸在安之居留字遺失，遍覓不獲，初恐政府干涉，遂隱匿店內不敢出。最近偶爾因事外出，突為當地巡警所扭，詢搜無該字，遂被送局查究。……無奈補字當在二百元之巨額，一時無能為力，誰知竟遭配遣回唐聞矣」（編者，〈華僑生活苦悶之一例，文宗失居留字被遣〉，《顯影》十四卷第一期，1936 年 2 月）。

76 文中記載：「茲悉里人振鶴之父前良，現年八十歲，聞自少壯時南渡菲島謀生，十數年來均為時運不濟，……數年前即感異邦華僑之苦悶生活，殊非可安居，每有倦旅歸來之想，均為商業之阻難，而未克成行，迨至本月初（註：1936 年 4 月）乃決然整裝，於本一號回梓，查前良于二十八歲時南下，至今共住南菲五十三年之長時間，故當其回家時，里人幾無與識者，……」（編者，〈少壯離家老大回，前良五十三年之僑居生活〉，《顯影》十四卷第一期，1936 年 2 月）。

77 文中記載：「里中長老芳波，於本月七日，因老病逝世於后浦本宅，即由其子桂枝，料理一切後事，尚有二子永慰、永瑞，均在菲島，一時無法奔喪歸來，以求暫時停柩室中，擬候其二子回後，再舉行出殯。」（編者，〈芳波年邁逝世，二子未歸。停柩待殯〉，《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7 年 2 月）。

78 《台山縣僑鄉志》〈僑鄉盛況〉提及「華僑回國三大事：娶新婦、起屋、買田。……婚姻大事——自己娶新娘或者替兒子娶媳婦」（台山縣志編寫組，《台山縣僑鄉志》，台山：台山縣檔案館，1985，頁 51）。

且為該校高材生。結婚期間將在來月杪舉行云」⁷⁹；

(2)「陳永福，珠浦鎮陳拱之子，去年剛從南洋僑商回來；蔡璇璣，浦北門蔡爾玉之女，為金門公學高級生，善戲劇，且嗜運動，一活潑之女生也。兩者自幼即由雙方家長互議訂婚，現即俱屆青春，結合正其時也……」。⁸⁰

但僑刊中也透露父母之命的無奈。《顯影》一卷下，有一篇《故鄉的回憶》描寫了他的女友被父親將許給洋客，遭到拆散的悲劇，「『……誰料！！我已經在那時被我的父親私在南洋許給一個華僑的子弟，而且明春她便要和我的父親一同回來和我結婚了！』我像被一盆冷水潑在心上，她已經撲倒在我的懷裡，呢呢的啜泣著……」。⁸¹ 在當時，一般的印象認為洋客在經濟能力上比當地的青年好，多數父母願意將女兒許給他們。

閩粵居民由於被迫出國謀生，並無能力將家眷帶往國外，家庭成員分隔兩地；同時，由於大批男性出洋，僑鄉社會陰盛陽衰，婦孺佔了絕大多數。因此，在男性缺席的傳統社會中，多數女性扮演了更吃重的角色，或「以婦道而兼子道，母道而兼婦道」⁸²，或處理「家且數十口，同居共食」⁸³的大家庭生活。男性隻身在外奮鬥，在事業成功後，有些會在異鄉娶二房，甚至三房、四房。即使仍按時寄錢回家，但返鄉探視元配的次數往往減少，或是間隔時間愈長。那些留在家鄉由母親扶養長大的孩子，成年後一心想著出洋投靠已在海外的父親、兄長，踏上父執輩們十多年前走過的路，這使得母親更形孤單。⁸⁴ 僑鄉的婦女處境，大量顯露於僑刊文學創作中。如《顯影》一卷有首〈洋客苦〉，貼切表達了親人離別、家庭破碎的苦楚。⁸⁵ 另外，《顯影》

79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鄉聞〉《顯影》一卷下，1929。

80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鄉聞〉《顯影》二卷，1929。

81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故鄉的回憶〉《顯影》一卷下，1929。

82 黃搏扶，〈曾母梁太淑人墓誌銘〉（晉江僑務辦公室編，《僑史》第一輯，晉江：晉江僑務辦公室，1982，頁106）。

83 潘鐘，〈陳頤軒先生暨德配黃太夫人墓誌銘〉（晉江僑務辦公室編，《僑史》第一輯，晉江：晉江僑務辦公室，1982，頁106）。

84 從田野調查發現，育有數個男孩的家庭，則不一定全部出洋，母親往往會勸住一個男孩子留在家鄉，協助她料理家族事務。

85 〈洋客苦〉：「別鄉離井最愁腸，野店荒村當賤庸，鏡破梅妝辛苦甚，隴頭雲海只為窮。」金門珠山圖書報社，《顯影》一卷上，1928。

初期各卷刊載了不少女性書寫的詩，如〈閨怨〉、〈長相思〉（又名〈怨婦吟〉）等詩，道盡夫婿遠赴他鄉，深閨的無奈與哀怨之情。⁸⁶

另外不乏有夫妻長期分隔兩地，婚姻關係脆弱、進而衍生女性外遇問題的新聞。⁸⁷ 即便有能力將妻眷接至外洋，共享天倫之樂，有時卻因經濟狀況不佳，必須將妻眷送返僑鄉，再度相隔兩地。⁸⁸

當然，《顯影》各卷不時出現進步思想的提倡。主編澤人在八卷（1933年）有一篇「關於婦女解放的幾點意見」議論中，大力主張提高婦女地位首先要使其「經濟獨立」，其方法為提高婦女的智識與教育水平。十一卷（1934年）署名冷月的作者，亦寫了〈女子解放問題的前奏：從職業方面著想〉文章，引介了美國女子高等教育的內容與出路，呼籲重視女子職業能力的培養。

此外，也見到批評女子綁小腳傳統習俗，或讚許年輕寡婦改嫁、女性自由戀愛的文章，如三卷（1930年）〈獨處之不合現潮〉文章提到：「前可之妻於兩年失夫，當悲痛之餘，本有守節之意，近因感於獨處之不合現社會之潮流，爰於本十七日再行嫁與古崗鄉董氏某，而完成其美滿之眷屬矣」。

8. 實業發展的推動

華僑挾資金返鄉，與本地資本（民族資本）結合，開辦各類實業，部分亦具公益性質，是閩粵僑鄉近代化的重要動力。《顯影》的記載，提供我們了解金門僑匯及（本地）民族資本投入實業發展的線索。

《顯影》中有關於實業發展的記錄，最早是1928年「金門民辦汽車路公司」開辦及1930年12月「……允陳智澤購買汽車兩駕先行開駛之權云」。不過這家公司「築造後浦官澳幹路，然因資本短絀，工程旋告停頓」，到了1936

86 〈閨怨〉：「寂寞深閨又一年，春花秋月不成眠，庭園荒蕪飄零盡，春夢迢迢到客邊」；〈長相思〉：「長相思。閨怨深。夫戍邊關絕書音。倚闌干。淚滿襟。帷中隻影單。香夢無處尋。對鏡憐瘦影。最苦閨中心」（金門珠山圖書報社，〈鄉聞〉《顯影》一卷下，1929）。

87 〈金門島聞〉，《顯影》二十一卷，1949。

88 如「里人（薛）宗宗數年前攜眷往叻，近以南國商業冷淡，景況不佳，兼因外地家費珠浩，爰於月初促其妻及一養女歸國……」之報導（金門珠山圖書報社，〈鄉聞〉，《顯影》四卷，1931）。

年「所有路基涵管，多被雨水沖壞，前功幾乎盡棄」。⁸⁹ 道路無法暢通，對保安、教育、防役衛生均有影響，1936 年縣政府無力負擔道路的開闢，於是新加坡金門會館發起修築公路的捐款運動，「……特派林葆松黃肖岩為代表，攜款回縣，組織聯防辦事處，建築各海口碉樓，助地方維持治安，並力謀後官公路之復活」，「……先捐國幣五千大元正，以為之倡，並蒙陳君廷箋認捐國幣四千元（內有二千元指定作建築料羅支路之用），黃君慶昌認國幣三千元，陳君厚仲吳君光祚黃君開文，各認捐國幣二千元……」⁹⁰；為此會館還擬定〈捐款管理及獎勵條例〉六條，鼓勵海外鄉僑共謀桑梓之福利。⁹¹ 這條公路，不同於潮汕、粵中、漳廈地區華僑創辦的鐵路，具貨運產銷、旅客載運的功能，而是比較接近防盜聯保、非營業性質之公益事業。⁹²

抗戰結束後，金門經濟百廢待舉。1947 年一篇評論說明了當時金門的社會經濟狀況：「僑匯一向成為金門的經濟命脈。本島淪陷，僑匯斷絕，生活給與島民的壓力是沉重的；光復後，正喜外敵方戢，不意內戰又起，物價仍不斷飛漲」；當時全縣人口統計「為 51,580（男 26,410 人，女 25,170 人），其中從農者 11,741 人，從工者 1,255 人，從商者 5,025 人，從交通運輸業者 260 人，就公職者 451 人，就自由職業者 112 人，擔任人事服務之女性計 17,904

89 編者，〈浯江消息〉，《顯影》三卷，1930 年。

90 這條從西半島後浦至東半島官澳的公路，「計橋涵七座，水管單孔及雙者十二座，純用鋼筋洋灰碎石構造，標價一九七五元，……合計需款，當在二萬四千元左右，較諸目下所得捐款，不敷尙鉅，至工程完竣期間，限定六個月，計至明年（1937 年）四月終止，屆時擬將全路，招商承租行車，應得租金，委任機關代管，專作養路之用」（新加坡金門會館，〈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顯影》十五卷第四期，1936 年 12 月）。

91 捐款管理及獎勵條例有六條：「一、此項捐款寄存廈門華僑銀行；二、委託許允楫陳廷箋洪朝煥為捐款管理委員；三、所有支款及收款票據既由委員負責簽押；四、捐款不論多少一律在車站勒石徵信；五、捐款在五元以上者請政府給予獎狀；六、捐款如夠建一座橋涵者即以其人之名名橋涵，並將事實編入縣誌」（新加坡金門會館，〈金門公路敬告海外各埠鄉僑書〉，《顯影》十五卷第四期，1936 年 12 月）。

92 如晚清時期張煜南創辦的潮汕鐵路、陳宜禧的新寧鐵路、僑資官辦的漳廈鐵路等（請參考江柏煒，《「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1840s-1960s）》，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論文，2000，頁 257-262）。

人，⁹³ 其他及無業者計 1,098 人。旅外華僑則尙無明確統計……。農地據去年(1946 年)縣府調查：水田爲 163.70 市畝，旱田爲 44,682.54 市畝，農產品以花生、蕃薯爲大宗，但不夠自給」⁹⁴，可看出農業人口及農業生產佔了社會經濟結構最主要的部分。

其實在 1937-45 年間，日軍即在島東開闢西園鹽場，爲當時最新式的設備。抗戰勝利後，中央及省政府原有意剷除，但縣政府及參議會考慮尙有鹽戶二百多戶以此爲生，請准維持現狀，1946 年 9 月 3 日「(福建)省鹽務管理局趙局長一琴偕廈門分團幹事沈觀康，律師林清池諸氏由廈來縣，巡視西園鹽場，……聞趙局長以該鹽場構築新穎，且無損壞，決議建議上峰准予復設，附近鄉民極感歡慰」⁹⁵。

另外，當時在島東金沙江一帶發現玻璃砂礦，「金門縣參議會議長林清池，於(1947 年 2 月)十日假該會會廳，召集全金社會士紳，討論籌組『金門企業公司』，開發金沙江一帶之玻璃砂，運銷美國，據云每噸約可值美金十五元」⁹⁶，但因金沙江兩岸礦脈土地均爲私有，開發並不順利。

全縣農漁業的發展，《顯影》中並無詳盡的記載，僅有珠山村本身的報導，可一窺抗戰勝利後僑鄉農村的產業情況。如農業方面，1946 年 9 月的報導提到救濟總署配運一批來自美國的菜子，交付鎮公所分配，珠山分得二份，計有「結球白菜、菠菱、菜花、高麗菜、大蔥、萵苣以及四季豆等，共二十六種。現經分攤各有志研究者試行播植……」⁹⁷；漁業方面，1947 年 6 月珠山鄉紳籌組「珠山水產合作社」，參考鄰村東沙王啓堂的意見，擬進行「豎網」捕魚方式之建設，「即席推選芳成、崇武、天啓、前生、春田等五人爲籌備委員，……暫定資本國幣三千萬元，分爲三百股，每股十萬元，即席任一百二十股外，餘股擬向海外同鄉募足，至於淨利分配：依例三分之一爲薪金，三分之

93 「擔任人事服務的女性有 17,904 人」，比例相當高。從前後文判斷，應非指現在的服務業，而是仰賴男性、家務勞動的女性人口。

94 金民，〈試談金門的建設問題〉，《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 年 6 月。

95 編者，〈西園鹽場，設備最新式，縣民請勿剷除〉，《顯影》十六卷第六期，1946 年 9 月。

96 編者，〈縣參議會籌組金門企業公司，開發金沙江玻璃砂〉，《顯影》十七卷第五期，1947 年 2 月。

97 編者，〈美國菜子到中國農村〉，《顯影》十六卷第六期，1946 年 9 月。

一爲股息，三分之一爲基金」⁹⁸，不過尙未見到成效，卻爆發 1949 年的古寧頭戰爭，漁業復興的計畫旋即告終。

1947 年，署名金民的作者撰寫〈試談金門建設問題〉，分析了金門的產業及財政狀況，並提出四項金門經濟建設的構想：「積極開發礦藏、加緊發展水路交通、開闢農田水利、發展漁業促進科學化」，希望可以「策動鄉僑集合巨量財力並吸收外資及地方游資，配合政治力量進行」，換言之，「誰來發掘這無盡的資產？無他，政府和華僑，外資和游資」；同時，他也呼籲提高公務員待遇以避免貪污，積極改善人民生活，加強軍事建設及擴編防衛人力以減少治安問題（當時全縣僅 25 名自衛隊兵及 23 名警察），並期盼金中中學復校。⁹⁹ 這些分析與意見可謂對症下藥，可惜當時中國陷入內戰，時勢並非僑鄉一縣所能獨力挽回。

9. 時局變遷的記載及其批評

(1) 1933 年末「閩變」的民間記錄

1933 年底，十九路軍入閩，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並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史稱「閩變」¹⁰⁰。《顯影》九卷於當年 11 月 30 日有一些關於金門民情的報導，「(1933 年) 廿一日廈報，以特大號表發中華共和國成立之消息傳到金門，於忽其然間，盡人固極錯愕，猜疑更加倍出，議論且甚紛紜。……廿二日中南中國二行擠兌之聲，由金星輪載至浯島越卸……。此次政變，局勢雖嚴重，但地方之治安，與平時無異，各地交通無阻，消息極形

98 編者，〈復興故里的漁業〉，《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 年 6 月。

99 金民，〈試談金門的建設問題〉，《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 年 6 月。

100 1933 年 11 月 20 日，閩變爆發，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選出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黃琪翔、方振武、蔣光鼐、蔡廷鍇、徐謙、何公敢、李章達、余心清等政府委員，公推李濟深爲主席。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年號，改用公歷，定 1933 年爲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政府下設三會兩部一院一局。李濟深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撤銷福建綏靖公署，改組爲人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部，保存 19 路軍番號，將之擴爲 1、2、3、4、5 軍，總司令由蔡廷鍇兼任。又成立「生產人民黨」，以示完全脫離國民黨，由陳銘樞任總書記，發表了打倒蔣之國民政府的宣言。1934 年 1 月 15 日，福州遭蔣軍攻陷，1 月底閩變徹底失敗（請參考赤松子，〈陣地戰無陣地〉，《民國春秋》第二十三章，台北：華聯出版社，1968）。

靈通。廈門方面，新國旗到處飄揚，中山遺像即盡通電下野，金門即因陸隊駐紮，尚未通令，惟黨部已結束」。當期《顯影》(九卷第四期)，紀元即改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圖 15)。閩變的政治事件，由地方史料佐之，顯示了民間的觀點，實屬珍貴。

(2)1948-49 年間抽丁問題之記載

抗戰勝利後，中國陷入國共內戰的情勢，國民政府在各地抽丁服役、補充兵員，卻造成華僑不願歸國、僑鄉青壯人口逃兵之事。《顯影》中有不少史料，如 1947 年一篇題為〈兵役抽籤後，壯丁多向外逃。此風不設法糾正，金門將成女兒國〉的報導，指出當年度抽徵年齡在廿至四十歲之間的壯丁，兵額為七十七名，但「……壯丁不明真相者多紛紛又作逃亡計，月來除適齡壯丁外，即未適齡或逾齡丁壯，亦大都相率效尤，每日壯丁出口，數以十計，此風不設法糾正，全金不久不難成為『女兒國』云」，因此政府部門要求中籤者除保甲方面人員由密令通知外，不將人名公布，以防逃逸。¹⁰¹

不少因逃避兵役而流落廈門的金門青年，終日遊蕩如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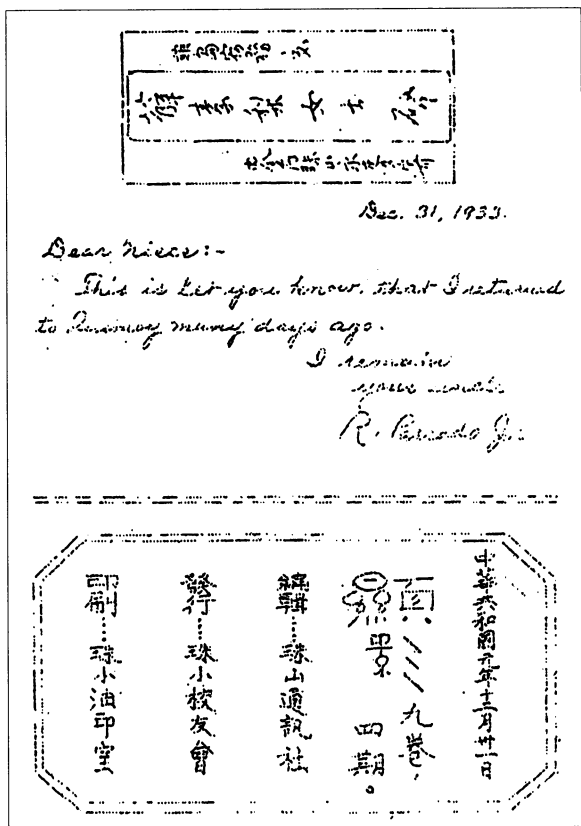


圖 15：閩變時期《顯影》紀元改為中華共和國(右下，九卷四期，1933 年 12 月 31 日)

101 編者，〈兵役抽籤後，壯丁多向外逃。此風不設法糾正，金門將成女兒國〉，《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 年 6 月。

巢之鳥。¹⁰² 顯見因兵役而造成青壯人口外流問題的嚴重性。

於是，新加坡的金門僑界公開撰文，懇請豁免抽調壯丁。金門會館的〈告吾金父老書〉直指華僑「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爲畏途」，且「本縣戶口因前葉縣長根據戰前戶籍，虛浮造報，以致抽調丁役，逾額過多」，而致在鄉壯丁均須應征，在外者裹足不回；加上「……戰後鄉中戶口大減，丁壯無多，加以連年抽充兵役及逃亡四散外，現在鄉及歲可抽之壯丁，實屬寥寥無幾……」，故「懇請在戶口未覆查造報。抽丁名額未核減以前，暫時豁免抽調壯丁充當兵役，俾令留鄉自衛，則鄉中黎庶，海外僑民，同深感戴，謳歌於無涯矣。」¹⁰³ 這些建議，表明了海外僑社爭取華僑權益的努力。

當時的金門縣長洪文舉面對來自僑界的壓力，在〈覆星洲金門會館書〉中解釋：(1)關於戶籍浮報的質疑，「本縣三十四年十一月收復後，遂即辦理第一次之靜態調查，……接連舉辦人事登記，戶口增減隨時糾正補登，按月造表彙計，……若謂辦理戶政機關之濫報或故意以少報多，則覺自臆度，恐未盡然……」；(2)役額分配問題，「國家兵役賦額之分配，依現行法令，係以人口總數爲標準，譬如全省配額一萬名，全省人口數爲一千萬，即每乙千人應負擔兵役一名，各縣之配額即照其人口總數以爲根據，倘本縣人口數爲五萬，不問婦孺佔全數多少仍以一千人負擔一名爲分配數」；(3)免抽壯丁的問題，「關於『暫時豁免抽調壯丁一事』，查法令有屬於政府之行政者，有屬於地方自治者，兵役一項，係屬政府之法，令司權者非縣亦非省，而爲中央；故兵役之分配，役齡之規定（註：當時役齡爲廿至四十歲之男丁），地方惟能奉行，實不可擅予變更……」。¹⁰⁴ 顯然，在國家動亂需要高度動員的情勢下，星洲金門會館的建議未被採納。

102 署名金人者提及「在廈市第五碼頭及若干十字街頭一帶，瞥見不少吾金丁壯，躑躅其間，徘徊瞻顧，雖未面色憔悴，形容枯槁如汨羅江之三閭大夫，卻有棲棲皇皇如失巢之鳥。……爲企圖逃避兵役而私自離鄉背井之金門走丁也。謂之走丁，而不曰逃，猶存幾分禮意也」（金人，〈不如歸去！爲躑躅廈市街頭之金門走丁言〉，《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年6月）。

103 星洲金門會館，〈告吾金父老書〉，十九卷第三期，1948年2月；《顯影》第九卷第六期，1948年5月。

104 金門縣政府，〈覆星洲金門會館書〉，《顯影》十九卷第六期，1948年5月。

此外，《顯影》二十一卷第二期(1949年2月)刊登了名為〈華僑歸國記〉連載漫畫，鮮活地諷刺當時歸僑如何被蠻橫軍隊欺負、進而強迫充兵的惡行(圖16)。這些史料具體點出了當時抽丁所造成之社會問題。

(3)1947-49 年間的金融崩潰

國共戰爭期間，金融崩潰直接影響了民間生活。復刊後的《顯影》，一篇關於物價上漲的報導在1947年元月，〈月來米價，又狂熱上漲〉文中提及米價每市斤原維持在四百餘元左右，近日達七百元以上，且持續上漲。¹⁰⁵1947年2月〈罔視法紀，擾亂金融，拒用五十元法幣——縣政府過令嚴辦〉，又提到連日物價高漲後，後浦市面拒收五十元法幣之事。¹⁰⁶之後，每下愈況：1947年6月，〈貨幣貶值天又雨，一般生活益艱難。白米勢成拉鋸，紅鹽船隨潮高〉文中報導了因通貨貶值、物價高漲導致生活壓力加劇之事，「以記者家庭而言，共四人一小孩，除糧食可以自給外，每月亦當三四十萬之譜（醫藥慶賀等費尙不計在內），一般生活，可依此類推」¹⁰⁷。1947年11月的一則經濟消息，除記錄當時國幣兌換其他外幣的匯率及民生物資的價格，也說明當年物價每月均比前一月份上升一倍，「長此以往，民眾生活真不堪設想」。¹⁰⁸1948年2月兩則報導，反映了物價「如脫羈之馬，莫可遏止」，〈米珠薪桂，生活日趨困苦〉提到白米每斤將近二萬元、大柴每擔十萬元、草亦漲至八萬餘元；〈杯水車薪聊勝於無〉則報導了當年公教人員薪資按照生活指數、分區調整，惟廈門與京滬等地物價相仿，而前者列於第四區，後者為第二區，「消息一播，

105 編者，〈月來米價，又狂熱上漲〉，《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7年元月。

106 編者，〈罔視法紀，擾亂金融，拒用五十元法幣——縣政府過令嚴辦〉，《顯影》十七卷第五期，1947年2月。

107 編者，〈貨幣貶值天又雨，一般生活益艱難。白米勢成拉鋸，紅鹽船隨潮高〉，《顯影》十八卷第三期，1947年6月。

108 報導中提及：「……美鈔美元兌換國幣最高（二十七日）至一十四萬五千元，致各物皆盲從跟獎，菲幣每元兌國幣七萬餘元，港幣每元兌三萬元，叻幣五萬餘元，赤金每錢九十二萬，食物如白米百斤六十萬元，白糖一萬七千元，生油二萬四千元，豬肉四萬元，大魚二萬餘元，日用品如紹昌肥皂每連一萬二千元，火柴每封五千元，煤油每斤二萬二千元，類皆漲獎加倍以上……」編者，〈物價節節高，本月經濟消息〉，《顯影》十九卷第一期，1947年11月。



圖 16：「華僑歸國記」連載漫畫(二十一卷第二期，1949年2月)

廈門各級機關，咸表不滿」。¹⁰⁹

在 1948 年末至 1949 年初，有大量國府金融逐步崩潰的民間史料。法幣、金圓券貶值如江河日下，從《顯影》二十一卷各期每旬或每週公佈的「物價比較表中」可見端倪，商人也訂出外鈔行情，物價改以美金或黃金計價，如金門本地豬價每擔黃金三錢，物價飛漲，影響民生甚鉅，如 1948 年十二月白米每担金鈔三元九角，翌年一月已是七元美金。1949 年元月，角票及一元小鈔市商早已拒收，4 月 26 日金圓券終於廢止。為挽救金融崩潰的局勢，金門縣商會自行發行流通券以因應，但當局下令取締，遂停止使用。¹¹⁰ 金融的紊亂使得華僑不敢匯款返鄉，經濟雪上加霜，民生物資竟以美金為本位。¹¹¹ 從這些記錄可以了解 1949 年前後金融的崩潰對僑鄉社會的影響。

四、《顯影》的史料價值及其侷限

《顯影》以新聞報導及評論方式呈現，有其特定的論述立場及社會功能。海外華僑也曾提出一些建言，如 1932 年新加坡鄉僑薛前璧（淡菊）即以「1. 多著時評，以啓民智；2. 改良文藝，俾切於實用；3. 增加島聞，使顯影普及於金門」¹¹² 等意見，期許《顯影》不該只提供鄉訊的流通，而應積極扮演促進金門整體發展的角色。以下，進一步探究《顯影》的論述立場，並對比於官方編纂之地方志的記錄，以深入了解其史料的價值及侷限：

1. 民間觀點、批判性的新聞論述立場，再現 1920s-40s 年間金門僑鄉社會的政治時勢及官民關係

從《顯影》創辦以來，在薛永乾、薛永棟的資金支持，以及薛承祝、施伍（薛永麥）、澤人（薛健椿）、薛崇武等知識青年的主導下，基本上抱持「民

109 編者，〈米珠薪桂，生活日趨困苦〉及〈杯水車薪聊勝於無〉，《顯影》十九卷第三期，1948 年 2 月。

110 編者，〈商會發行流通券〉，《顯影》二十一卷第五期，1949 年 5 月。

111 編者，〈僑匯間斷物價貴〉，《顯影》二十一卷第五期，1949 年 5 月。

112 淡菊，〈對於今後顯影之我見〉，《顯影》六卷，1932 年。

間觀點、批判性」的新聞論述立場。這些贊助者或主編，不是有出洋的經驗，就是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不單對當時惡質的政治現實表達不滿，也敢於直指當局或權貴作為之不當。

如 1929 年 4 月 23 日曾爆發一事件：金門警衛隊兵欺壓店家，致使商人罷市抗議，警備隊長趙某包庇下屬，非但不處理，還帶著警兵攜槍上街，武裝強迫開店，引發大批市民、學生前往縣署抗議，要求懲辦肇事者，趙某連開兩槍示威，造成男女老幼爭相逃避踐踏，傷者甚重。《顯影》第二卷（1929 年）不但大幅報導，還下了「官迫民變」的標題，扮演了為民喉舌的輿論功能。

又如抗戰勝利後，政治腐敗日劇，《顯影》有許多專論文章大加撻伐，如十八卷第一期專論文章〈談前縣長葉維奏之得失〉¹¹³（1947 年）中，羅列證據分析其失敗原因為「用人不臧、缺乏建設、結怨太深、兵役田賦處理失當」四項，其中「……葉縣長所對金門最不住者，莫過於兵役與田賦征徵之失當」。這些報導充分再現了 1920s-40s 僑鄉社會的政治時勢及官民關係。

這些相關事件，《金門縣志》多半簡化處理、隱晦不談、甚至粉飾太平。如 1929 年 423 事件僅有少許記載；¹¹⁴ 或對於當時普遍評價不佳之葉維奏縣長的作為，完全不提；又如 1947-49 年間，物價飆升、金融崩壞，致使僑匯停滯不前，百姓苦不堪言之現象，完全沒有記載，還提到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改革幣制發行銀圓券，銀圓券每元兌法幣三百萬元，本縣物價下跌，金融穩定」，兩者的記載南轅北轍。

對於積極任事、體恤百姓的官員，《顯影》也不吝給予肯定。如接替葉維奏的洪文舉縣長，在任內一年間（1947 年 4 月 7 日至 1948 年 4 月 20 日），「1. 辦理立委國大選舉；2. 成立私立金中中學；3. 開放（各）保國民學校、私立學校經濟及人事權；4. 前後發生烈嶼羅馬架、洪景仕，沙美鄭廷海等匪案及承接前任辦理珠山薛天啓匪案，暨處理過境中興輪匪案事件」，作風開明且講

113 葉維奏縣長於 1945 年 10 月 3 日偕國軍由浦邊登陸，來金接收，1947 年 4 月 7 日去職。

114 縣志僅提及「城區因抗議警衛隊兵毆打商民，罷市兩天。當局懲辦肇事員兵，事始平息」（金門縣政府編，〈大事志〉《金門縣志》卷一，1992，頁 144）。

究效率，得到地方好評；在離職之際，《顯影》社評刊載專文，提及「洪縣長解篆揚帆之日，邑中頗有萬人空巷之概，由後浦街直到碼頭，沿途鑼鼓鞭炮，依依惜別，極盡地方之情……」，並以其作為勉勵新接任的沈乃光縣長。¹¹⁵《顯影》對時局的褒貶，相對於地方志，提供了更貼近當時社會脈動的記錄。

2. 從致力教育啓蒙、提倡進步思想及關心國族發展的報導中，呈現僑鄉民間社會知識份子追求近代化的思考

陳達曾指出南洋華僑對於閩粵的社會生活有兩種重要的貢獻，「新思想（或新習慣）的介紹，與匯款的寄回。……是華僑社區近年來發生變遷的主要原動力」；不過，他也提醒「閩粵生活方式的變遷，其主動力不是完全發軔於華僑。……僅將南洋華僑當作閩粵社會的一個主要原素」（陳達，1938: 93）。僑鄉社會發展的作用者不單只是華僑，更包括當時民間的知識份子或商紳（有時候他們的身分是歸僑）。

《顯影》記載了這些知識份子致力於社會啓蒙運動的嘗試，如消除文盲及興辦學校；也有不少提倡進步思想的論著，如思考提高婦女地位、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更不乏關心國族發展、救亡圖存的呼籲。《顯影》各卷內容，尤以教育事業及女性角色兩部份的探討最為深入。

民國初年，由於政治不穩，經濟落後，教育經費短缺，公立學校發展緩慢，外國教會興學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高等教育（黃菊艷主編，1995: 4-5）。在閩粵僑鄉，華僑對教育的挹注，十分重要。孫謙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僑辦或僑助學校有四個特點：「1. 重視初級教育；2. 重視女子教育；3. 重視平民教育；4. 培養商界後備軍的課程設置」（孫謙，1999: 159-160）。從金門的情況來看，這些特點大致上延續到 1920s-40s 年代，不過還特別注重校外旅行及體育活動，前者以「社會為教室」幫助學生增廣見聞，後者提倡強身報國以擺脫「東亞病夫」之惡名；同時為鼓勵民眾閱讀，1930 年代珠山村還成立「閱書報社」，訂有「（廈門）華僑日報、廈門日報、（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等報紙及「東方、新家庭、良友、文華、小學生、小朋

115 〈從送洪縣長談到歡迎新縣長〉，前揭文。

友」等雜誌，「添購幾部專供學校教員作參考之用及兒童用書數十部」¹¹⁶，以供使用。

知識份子也力圖提高婦女地位，如第七卷（1932年）施伍〈五年來的金門婦女〉、獨鈞生〈讀「五年來的金門婦女——給施伍君」〉、第八卷（1933年）夢凡〈婦女解放之先決問題〉、澤人〈關於婦女解放的幾點意見〉、第十一卷（1934年）冷月〈女子解放問題的前奏：從職業方面著想〉等，其中不乏對父權社會提出深刻的反省。¹¹⁷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發現當時僑鄉的知識青年已不同於昔日仕紳，他們提倡新思想、追求近代化表露無疑。而地方志並無相關的記載，顯見僑刊的重要性。

3. 記錄海外會館(Chinese Loan-associations)與 僑鄉社會之關係，提供了解華僑於近代金門所扮演的角色

討論華僑與僑鄉關係時，除了移民、經濟聯繫（僑匯、投資等）、教育及公益事業、文化影響外，還應探究海外會館（僑社）與僑鄉社會的關係，包括與政府的互動、與家鄉民間組織的互動等。《顯影》豐富史料中，以治安問題及抽丁問題最受矚目。

1930年代金門屢遭盜匪洗劫，致使南洋邑僑不敢回國。前述討論治安問題時，已多提及新加坡金門會館如何多次派人返鄉考察，發動鄉僑募捐之史實，當時金門縣政府也曾去函請求協助，提議相關防禦辦法。可見當時海外會館關心切身的家鄉公共事務，縣政府與民間組織也與僑界保持密切聯繫。

116 祝，〈整年會務做一次總報告〉，《顯影》八卷第六期，1933年8月。

117 如施伍指出：在以前「……這幾十年來的金門社會，因為南洋華僑資本的輸入，帝國資本主義的壓迫，農村社會受其影響，日趨崩潰。婦女在男子的眼光裡變成爲玩物，華僑的家庭多娶一個婦女，便是多得一個家妓。我們要知道，在今日社會的矛盾，男子到妓院去嫖妓，社會上的人士，以爲是多麼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多養幾個家妓，社會的人士，卻以爲是多麼榮譽的事情……」，點出僑鄉經濟變遷迫使女性角色更加物化；他進一步說明當時家長讓女兒受教育的功利心態，其實是加強這種結果，並沒有真正讓女男地位平等，「……家長送他們女子到學校去，……最大的目標也脫不了是要提高女子的價值，利用將來在婚姻買賣上多賺一分的利潤。換句話說，就是預備將來做個富裕家庭的玩物。學校教育造成婦女的裝飾品，增加婦女商品化的價值……」（施伍，〈五年來的金門婦女〉，《顯影》七卷，1932年11月）。

另外，駐軍問題多引起民眾困擾，民間亦援引海外會館的力量要求撤軍。¹¹⁸因為這些軍隊不僅強佔祠堂及民宅，還強索伙食費，造成縣府與商人的負擔。¹¹⁹

戰後治安並無好轉，加上政治混沌，使得海外會館與縣府的關係發生變化，1948年2月金門會館發表〈告吾金父老書〉，強烈要求縣府負起改善治安的責任，縣府亦撰〈覆星洲金門會館書〉及〈本縣治安計劃草案〉回應。另外，先前討論到的1948-49年間的抽丁問題，亦造成僑界與縣府的緊張關係。僑界質疑戶籍浮報，抽丁過多，讓華僑視歸鄉為畏途，懇請豁免抽調壯丁；洪文舉縣長回覆金門會館，解釋此乃中央政策，地方無權改變。海外會館質疑政府不合理的作為，施以壓力意圖改變決策，不只是為家鄉親族發聲，也是捍衛自己落葉歸根後的權益。然而這些史料，政治上較為敏感，地方志是隻字不提的。

4. 並無其他僑刊可供比較，無法完整進行《顯影》的史料批判

由於沒有其他金門僑刊保存下來，沒有可供比較的刊物，《顯影》僅能對比於官方編纂的地方志。儘管，我們可以從《顯影》文本中探究其論述立場，並藉其報導分析其關注的重點，但一方面是因為欠缺比較性的佐證，無法判斷《顯影》這群知識青年是當時金門的典型或特例；一方面也無法全面了解珠山村以外、當時金門其他宗族與社區社會文化發展的狀況；同時，最嚴重的是，《顯影》文本中一部份語焉不詳的地方，無法與其他文獻比對考證。

舉例來說，近代金門地方聞人傅錫琪，《金門縣志》卷十二〈人物志〉這樣記載：「字維壁，後浦人，清諸生。民國成立，任商會會長，於觀德堂興

118 如1932年6月16日「江元軍艦下碇後浦港，隨後有海軍陸戰隊第一獨立旅步兵二團三營黃營長率士兵二百五十名，並機關砲二架上陸，駐紮閩王祠堂，及許氏高陽祠堂，並縣政府衙門三進（註：今總兵署）。越數日，又有林壽國士兵二百外名，入後浦分屯金門商會右畔護龍厝（註：今模範街口、金門商會址）全座共六間，及縣立校偏邊空厝……」（編者，〈誠破天荒奇事〉，《顯影》六卷五期，1932年7月）。

119 如1932年「林壽國所部來金門駐紮，因兵費無著落，由縣府分向各富商借款，因是鬧得滿城風雨」（編者，〈金門駐軍，給養有著，每月三千二百元，由省分四期撥付〉，《顯影》六卷五期，1932年7月）。

建商會會所，倡建模範街、菜市場，熱心公益，不避恩怨。時縣治新立，科派苛雜，祺（註：縣志作傅錫祺）從中維持，能顧大體。尤注意地方實業，曾試辦養殖場於徑林，有張南通風，福建巡按使許世英，曾表其門曰，一鄉之望。北伐軍興，謝事走南洋，越數年歸里，旋卒」（金門縣政府編，1992：1507），文中多所讚揚。但《顯影》提及傅錫琪的評價，與地方志完全相反，令人好奇，「金門皇帝傅錫琪，自民十六年，因反對國民黨，受群眾打倒，出奔新加坡，復不容於金僑，乃逃亡安南，至今已歷六載矣。此六年間，金門不見此君，餘劣雖劣，然孤掌難鳴，群皆歛跡，蚩蚩小民，得苟安焉。聞傅氏於（註：1932年7月）廿三日由安南倦遊回，回憶當年，傅氏其能傲惕自新乎！」¹²⁰。究竟是因個人過節（施伍主編與傅錫琪）、黨派之爭（傅氏反對國民黨而走南洋）或後來的地方志隱惡揚善，因為缺乏其他同時期的文獻可供比對，幾乎無法得知，留下歷史迷團。

五、小結

僑刊是整個宗族社區及僑鄉社會對外的重要資訊管道，不同於水客或民信局乃是以個別家庭為主的聯繫方式。僑刊不僅提供海外華僑關於故鄉現況之報導，也幫助僑鄉社會了解海外的情況。

僑刊、鄉訊的取材範圍以特定地域為主，記載又多接近今日新聞報導方法，加上內容相當廣泛多樣，足以作為僑鄉研究的直接史料。保存下來的《顯影》僑刊，其詳實的人物、事件記錄與評論，直接幫助我們了解 1920s-40s 年代僑鄉金門的政經、社會與文化變遷史，為重要地方史料。

《顯影》所再現的近代金門，明顯地看到在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華僑及海外會館（僑社）於家鄉的近代化歷程所扮演的角色，如教育啟蒙事業、治安及公共衛生改善對策、實業發展等，也看到海外會館與地方政府的合作（1930年代）及緊張關係（特別是1949年前後）；一些民間知識份子的評論文章，對進步思潮的鼓吹、執政當局的批評等，也具體再現接觸了西方思潮的

120 編者，〈金門皇帝倦遊回來〉，《顯影》六卷第六期，1932年8月。

青年人對家鄉的期許。另外，《顯影》也大量呈現了 1920-40 年代的政治變遷、社會動態、教育事業、實業發展、公共衛生、婦女處境、南洋風土等史料，提供我們建構近代金門社會與生活史的重要素材。

儘管有些史料比對的侷限，但做為第一手的史料，《顯影》不失其重要的價值，應用於僑鄉金門的研究極為適當。在本文的基礎上，未來可以深入開展一些特定的研究主題，如僑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婦女史等，有助於更加了解僑鄉社會與文化變遷。

參考文獻

史料部份

金門珠山圖書報社

1928~1937 《顯影》第一卷至十五卷。金門：編者印行。

1946~1949 《顯影》第十六卷至二十一卷。金門：編者印行。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

1960 〈金門華僑志〉《金門縣志》卷七。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

金門縣政府編

1992 《金門縣志》上、中、下冊。金門：金門縣政府印行。

中文論著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會編

1990 《華僑研究十年》。北京：華僑出版社。

1991 《僑史研究十年》。北京：華僑出版社。

台山縣志編寫組

1985 《台山縣僑鄉志》。台山：台山縣檔案館。

江柏煒

2000 「「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1840s-1960s）」，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論文。

赤松子

1968 《民國春秋》。台北：華聯出版社。

李金生

1998 《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金門：金門縣政府印行。

周日升主編

1993 《集美學校八十年校史》。廈門：鷺江出版社。

莊國土

1989 《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陳山鷹

- 1990 〈廣東僑刊鄉訊概況及其在海外的巧能〉，廣東華僑歷史學會《僑史學報》21: 40-47。

陳達

- 1938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

黃菊艷主編

- 1995 《近代廣東教育與嶺南大學》。香港：商務印書館。

黃搏扶

- 1982 〈曾母梁太淑人墓誌銘〉，見晉江僑務辦公室（編），《僑史》第一輯，頁 106。晉江：晉江僑務辦公室。

鄭德華、吳行賜

- 1982 〈一批有價值的華僑史資料〉，見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編），《華僑論文集（第一輯）》，頁 454-489。廣州：廣東華僑歷史學會。

孫謙

- 1999 《清代華僑與閩粵社會變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廈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1991 《廈門華僑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潘鐘

- 1982 〈陳頤軒先生暨德配黃太夫人墓誌銘〉，見晉江僑務辦公室（編），《僑史》第一輯，頁 106。晉江：晉江僑務辦公室。

顏西林

- 1986 〈影印顯影月刊合訂本感言〉，見《顯影》一卷上重印本。金門：編者自印。

日文論著

可兒弘明、游仲勳編

- 1995 《華僑華人》。東京：東方書店。

吉原和男

- 1996 〈僑刊・鄉訊を利用した僑郷研究の可能性〉，見可兒弘明（編），《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的現況》，頁 77-97。京都：行路社。

Applying 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s to the Research on Emigrants' Hometowns (1920s-40s): A Case Study on the Shining Monthly of Jushan, Kinmen (Quemoy)

Chiang, Bo-wei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Kin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Kinmen (Quemoy) is a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homeland in modern China. Since the 17th Century, Western colonial power expanded to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and drew these areas into the network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kinmen Islands, situated outside Xinmen (Amoy) port, wer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that shaped its history of overseas migration. Emigrants from Kinmen brought radical changes back to their hometown, including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architectural impacts. These historical phenomena, usually described as “transnationalism,” are important foci of current research.

This research tries to study the modernization of one overseas Chinese native hometown by probing the Shining monthly of Jushan village in Kinmen. The Shining monthly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verseas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news reports in the world. However, it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The Shining monthly published its first issue in September 1928, but public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ino-Japan War during 1937-45. In April 1946, the publication resumed until the KMT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publication had twenty-one volumes in total and recorded many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social life, overseas Chinese remit-

tance, events, cultural changes and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during 1920s-30s. It also reporte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made criticisms of political issues during 1945-49. The Shining monthly conveyed progressive ideas and values to the people of Kinmen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Shining monthly to study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native hometown, including the economic connection between overseas areas and Kinmen,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famil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lk society and colonial culture, the modific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values, and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and buildings. I attempt to examine the use of 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s to develop the new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native hometowns.

Key Words: Kinmen (Quemoy), Overseas Chinese native hometown, The Shining monthly, 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s.